

宜毀萬古之常經乎白惟儉有三年之憂於其父母則喪未終而即戎於其心豈得安乎揆之情禮甚非盛世之事請還收起復之命以重喪紀者曰惟儉事已令該曹議大臣矣

史臣曰當喪制始毀之日若旨尊無所聞知及玉堂論劄之後為虛辭循例之啓其可謂得其言乎哉當初惟儉之起復大臣實與其議則其失不獨在於該曹而習於阿諛循默之態無一言及於大臣者其怵威媚勢之意亦可見矣

○取文科崔豈等三十六人武科柳春發等二十八人○領議政尚震等議白惟儉起復事臣等亦知極難彼賊雖曰我國之賊其勢熾大非他人所能措捕故不得已為之傳曰白惟儉事三公皆曰不得已為之云今者西海捕賊非尋常事而禫前起復與方在表經之中有間又不無前例也大臣亦豈不酌禮參情乎今已殺遣勢難輕改此意言于兩司及玉堂○以洪曇為洪州牧使鄭裕柔備模稜與世浮沉為長湍府使鄭彥智為禮曹佐郎朴栗外似從容內實傲妄其居顯秩蓋善李深也為司諫院正言金偉為侍講院司書



趙瑋為北書判官

戊辰 上召對講資治通鑑綱目 上曰桓温北伐時王羲之

之言不為不然而温不從何也侍講官李遴無以對 上曰姚

弋仲子襄何如人也李遴曰弋仲夷狄也而其戒諸子之言善

故夷狄不書卒而弋仲書卒 上掩卷

史臣曰 上以姚襄問而遴以弋仲啓之何舛之甚耶 上

初問而遴無以對再問而遴誤對其可謂承顧問而導迪之乎

如此而覲然冒處其貪戀之狀何可勝誅哉

○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巳巳 上召對傳曰今者八侍之人及承旨注書會于内庭下

御題詩律曰今日日寒故別賜酒矣從容飲之仍賜燭

庚午傳于政院曰今年儻禮已命勿為古來之事不可每廢只

京中男女才人等無遺列名抄啓

辛未三公領府事刑曹同議啓曰似聞賊軍移入開城府等處

而長湍正在賊衝方當措捕之際遽遞武官指李以文官之無



才略者指鄭裕也代之甚非得計况前府使善於治民民間其適如失  
父母云請仍任傳曰如啓

史臣曰三代以下使民如戴父母者幾何人哉犧之為人非剝  
割褻斂之臣則必善事釣名之人也而反以治民之極效稱之  
嗚呼君上可罔而衆心可欺乎裕雖柔懦豈出於犧下而又以  
為非計之得也言之謬妄甚矣大抵近年以來或以防倭或以  
捕賊內外列邑例以武夫授之侵漁虐害使民離叛賊未及  
捕民反為賊有識者所以掩淚興歎之不已也當時耳目無不明  
知而箝口結舌若越之視秦瘠噫大臣如此耳目如此國之危  
無日矣

○憲府啓曰北青判官趙瑋為六品纔五朔遽陞本職官爵猥濫  
請改正答曰如啓

史臣曰好安惡勞雖曰人人之情不擇事而安之臣子之職也理  
之為判官未知其不可而憚其邊素窺避百論耳目之所當察  
宜無大於此者而反順其意佞托公論陰濟其私其朋比黨援



之惡何可勝誅也

史臣曰瑋趨附李樛希望清顯北青之除出於意外憲府之論帝實遂其願也

壬申傳曰宦寺之輩驕傲者多恭謹者少不可不明示其賞罰也尚膳丁蕃本以恭順之人在內班十五年階日新恪謹予有微恙盡誠侍護不無內庭之功特加一資嘉善以勸黃門

史臣曰宦寺之驕傲由其待之不以道也古者設宦之意不過為給使令之役傳內外之言而已金玉之章豈宜加於其身乎丁蕃之在內庭其恭謹且順固未可知雖有侍衛之勤此乃職分未見其可賞也而使酬功賞賢之寵命反加於刑餘此驕傲之所由生也當今之時宦寺之濫賞不知其幾何而其憑凌縱恣之惡未有甚於此時豈非其待之不以道而然也上既知之則宜有以制而欲以高資峻品為勸懲之要賞則便蕃而刑則不舉彼雖或外示恭順豈其心哉嗚呼漢唐之季可不監哉



史臣曰蕃奸猾便捷善於逢迎而又與樛締結表裏相應窺伺上之意向舉動皆通於樛人皆痛憤陞秩之命出於無端而臺諫竟嘿不言豈不以樛之故哉

○以趙光彥為弘文館應教姜克誠為副應教黃瑞為議政府檢詳高敬命為弘文館修撰尹斗壽為兵曹佐郎

癸酉京畿觀察使沈守慶拜辭傳曰方伯所為之事自有諭教書捕盜諸事各別善措俾無稽緩

史臣曰近者外官拜辭之時上之教諭例以捕盜為主是知病之痛而不原致病之本也彼盜之發非喜為盜飢寒之迫不得已而為之苟延一日之命者多矣則其使民為盜者果誰之使耶權門如市公然賣爵使無賴子弟羅列州郡割剝之侵漁之則民安往而不為盜乎上不知此而每艱艱於追捕一事可勝歎哉

○辰時巳時四方有濁氣午時日微暈

甲戌辰時巳時四方有濁氣日微暈



乙亥日暈夜月暈

丁丑 上御明政殿行冊世子嬪禮○傳曰都承旨及弘文館

全數進會于內庭下御題律排曰限內作文或製進且政院則已

賜酒而都承旨不參故今並賜酒矣從容盡醉須至夜深仍賜

燭

史臣曰上之寵儒臣之意於此可見矣魚藻湛露之詠庶

歲復見於今日也宜乎君臣之間穆穆棣棣情意交孚而疑

貳之患或出於其間何也文具雖美而誠信不足豈 上之

所嘗寵遇者未得其人而然耶

戊寅政院啓曰近日日候甚寒視事所稟未安故敢啓傳曰其停

之○院政啓曰僧人志永上言請設住持於歸信寺極為汎濫

并邑居金三山上言有如此崇佛之時及崇佛萬代之語亦甚

駭愕請並推考治罪傳曰皆如啓

史臣曰嗚呼志永之出入都城至呈上言豈永之罪耶其使

之縱恣無所忌憚誰之過耶三山之以崇佛目之也 上若



愕然驚愧則必當震怒而未聞有治罪之命是必以為無知而棄之也古之人毛受惡名者不一其事而至以崇佛目之則無不羞惡豈謂上之受此名而不之罪也政院之只以推考啓之者其失亦大矣

○日微暈

已外傳曰各處山頂軍堡軍士等限日寒間降寓卑下處

史臣曰詳觀此下旨則仁愛之心何可窮已彼西海討捕之役無益於捕盜而有害於平人軍民之凍死不知其幾而到處勞擾民不寧居其害豈徒一軍堡而已哉聖心及此則可言之矣實在於此而上而台鉉下而臺憲內焉玉堂外焉方伯無一人以此而陳啓者可勝惜哉

庚辰

上御便殿以讀書堂等製述

弘文館讀書堂承政院製述及平壤儒生製述也

是弘文館國修撰高敬命承命述而來

下入侍宰相曰科次以進傳曰日

寒故賜酒矣從容隨量終日飲之仍賜燭○辰時已時四方沉霧



史臣曰當涸陰沍寒之時恒燠應之沉霧連日何也當是時政  
治縱弛紀綱不明豈是之應耶

壬午以權應挺

性編急貪虐

為安東府使趙瑋為魚川察訪

政廳啓曰魚川

察訪今當差出有除外任而時未赴任者請並擬

史臣曰初瑋自司書為北青判官司書顯職也判官微官也

於其心不憚且厭其邊遠貢緣請囑百端圖避陽托公論陰

濟已私悻悻有自得之意而及為全義則又憚其殘弊曲為

窺避之計其巧諂哀乞縱恣無忌之狀此亦可見矣

史臣曰甚矣繼儉之無狀也魚川一驛必授之瑋然後能當

其任乎儉以鄙夫以竊銓衡未聞一政之合於公道而曲從

私願除之改之有同自家之事是慢君也政事之苟且顛倒

莫此為甚而上不之察可勝歎哉

○卯時至申時沈霧

癸未 上召對講資治通鑑綱目

上曰燕王旣愛霸之才欲

為世子羣臣諫而止之何也侍講官李遴曰霸十三勇冠諸侯



故燕王欲為甌子羣臣以為不可以小易長諫而止之

史臣曰先儒氏有言曰君德修否責經筵經幄之設夫豈偶然哉上屢有臨文之問而遽非徒不能對所對之語亦甚不明此果有補於君德之修乎嗚呼遽以不學無知忝在論思之地久不知退而茫昧舛謬之狀既著於前粗略苟且之對又發於此卷之冒竊無恥固不足責也其薦拔非人之罪亦有歸矣

甲申傳曰西海賊勢到今熾發故已遣討捕使措捕而側聞賊徒亦多隱匿於京中云若閉都城各門而各坊街巷可疑處窮極搜探則雖不能捕獲賊輩聞之似難投匿於京城也此意議于三公領府事兵刑曹堂上捕盜大將等以啓○領議政尚震等議啓曰盜賊既聚而復散則必挺身單行恒托於民家稠密之處松西兩京乃其窟穴都下為甚可依 聖教閉城門搜捕未為不可但恐城外隱匿者竊笑不若使管捕者或聽告或深問的知賊徒隱伏處登時捕獲之為得○日微暈



乙酉傳曰觀此意予意亦然今下條件量其緩急次次舉行備忘

記曰一限捕賊聞都城各門人定前閉之天明後開之而兵曹頻

數摘奸關到守門將五員等痛治一人定後天明前使人物不

得通規無事之日平明後開之日入則閉之一都坊各門守門

將以勤幹才勇武臣擇差出入荒唐入常川檢察一四山石城

踰越可疑處為先伏兵伺察一部城各門別遣宣傳官持標信

與守門將等共守出入荒唐人另加審察別定搜捕將于五部四

道各亭捕盜部將軍官等多領軍士城內城外一時搜捕而久

空幽深大小家舍為先搜捕宰相朝士有識人家○傳曰今方捕

則嚴飭事知奴子使之荒唐人間見捕告可也○傳曰今方捕

賊京外騷擾之時並舉軍籍則避役者必投于賊藪欲得軍丁

而恐反有損財徒寢息間姑停之

丙戌傳曰今日兩關各門守門將元定外加定倍常考察且今

日多事停市肆事招該曹郎廳密語以送

史臣曰國有大臣卒則停市所以哀其死也今為搜捕之舉

至於停市此古所無也嗚呼區區鼠竊之賊只煩一武夫之

勞而上下遑遑一國之人無不受其害紀綱解弛邦本已搖

土崩之禍甚可懼也

○大索都城內外至日暮而寵是日自四更頭別遣宣傳官等



兩面又遣別將等領軍卒分括四道內外搜捕一時并舉大小  
間聞駭目驚心惶懼涵動莫知所為加之以將卒之貪殘出入  
人家劫竊為事驚惶奔竄者指以為盜橫捕平人以為捕為功  
繫縲之人洛繹於道其父母妻子區區僕號泣怨泐街巷道絕行

終日云是者 ○遷陵都監啓曰役僧之弊臣等亦非不慮但以水

年減縮而凋殘故欲抄僧軍以成事矣伏承傳教先是都監以

名事入啓 上謂抄發之際弊及一族民不安接之意果為至

當但僧軍豈肯自願赴役哉初定五千名果為太多令兩宗各抄一

千名赴役而價物稍優量給俾勿飢困則庶可無怨傳曰僧軍雖

令兩宗抄發而兩宗不得已以各道各官抄出則雖曰減數弊則

均也欲依 先朝大項防塞例畢後後成給蒲牌則必自備粮額

後而且無弊也

史臣曰甚矣 上之曲護僧徒也方今軍卒之苦不可忍言

繇役之煩重節帥之侵漁一夫逃躲九族受害以致閭閻蕩

析簿籍空虛而未聞蘇復之策一發於施為之際獨於安卧

深山坐耗民財之緇流則繾綣留意委曲庇護視其從事於

負土轉石之勞惻然若沉痛在身初以弊及一族答之是豈



真慮一族之弊哉蓋欲托此而拒之也及見都監宜肯自願  
赴役之啟則又以給號牌答之嗚呼雖無號牌亦無苦事彼  
僧徒者豈肯為無用之號牌自赴於苦役哉 上非不知此  
而不欲勞僧而反覆以拒之意 上之愛僧如此吾民何賴  
焉

都監啓曰 先朝大項防塞後度牒成給設法之意美矣但我  
國法令不行厥後有度牒者別無好事無度牒者行止自由以  
致勞逸不均度牒反為無用之物今雖以成給號牌召募赴役  
恐無備糧而樂赴者如欲必赴不得已嚴立無號牌者定軍之  
法然後庶可動念而來役也號牌成給備糧願役便否令禮曹  
量度事情訪問兩宗歸一書啓然後改成公事何如傳曰如啓  
史臣曰都監之言大槩是矣然大臣摠都監之事則所當定  
議固請而揣知 上意終不能回欲令禮部任其咎乃謂僧  
政禮部之所掌啓令議處其順旨避事之罪可勝誅哉至於  
欲問兩宗歸一書啓欲役僧徒而問於兩宗則彼豈肯實告



哉此愚夫愚婦之所明知而大臣及言之所謂大臣者其亦可知也已

○領議政尚震等啓曰式年取士今未閱月復議別舉似為煩數然國有大慶與士子同之亦國家故事來二月旬取士似當傳曰嘉禮國之大慶設科取人此乃廣示喜悅之情於國中之意也今依領相等議以明春為別試先是上以世子嘉禮別試事命議于大臣等○自辰時至巳時四方沈霧

十一月丁亥朔夜流星出軒轅星入少微星下狀如鉞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巳丑 上御明政殿行王世子黜戒禮

庚寅 上御明政殿受賀赦徒流以下

辛卯以李楛為開城府留守李戩為嘉善大夫工曹參判特命也

都承旨申汝棕為嘉善大夫以嘉禮時傳金百鈞為承政院同

副承旨本押邪小人趨附李探最見親昵以此得列清坪朴應男為弘文館直提學黃

瑞為議政府舍人李遴為弘文館校理具思孟為兵曹佐郎尹



斗壽為弘文館修撰○憲府啓曰工曹參判李戩自入銀臺之後物情未愜為同副五六朔遷至左承旨物論又未便而今者無端以特命超授本職名器不重莫此為甚請改正其加三啓  
後允

史臣曰李戩麤暴一武夫既冒銀臺以汚喉舌之選今復為亞卿重職何哉蓋其一家非徒李樛之家隸而母事奉保夫人極其邪諛卒至遷擢人皆唾鄙雖終改正國事云非吁可見矣

壬辰 上移御于景福宮○夜深星出天苑星入巽方天際狀如拳犀長一二尺許色白

丙午辰時巳時四方沈霧夜月暈

甲申以李鐸為工曹參判李光軫為兵曹正郎○夜月微暈禮曹啓曰山陵役僧便宜訪問兩宗則自兩宗復立之後受度牒者無慮五千餘人住持持任寺刹外新度為僧者一切禁斷故可堪就役求受度牒者必無而乞糧無賴之徒其贏糧赴役亦無



其理矣今者各道僧軍皆已赴役山陵而全羅慶尚兩道則獨未也其未赴役兩道僧軍依他道均一役使便當陵寢之役事涉重大請問于大臣處之傳曰其議于三公領府事○領議政尚震等議啓曰今次遷陵功役百倍他陵人力不給而僧徒常時游手游食如此國事緊急之時雖一出助役其閑遊之日甚多且兩南僧人輪適之際未及赴役使兩道僧人給助役未赴無妨但前日赴役之僧已受糧價今此赴役獨未受價似為不均欲給例價則國儲已竭欲募民丁則亦無可償之價只役兩南之僧給其半價又資助役之力則似可以無怨赴役傳曰依議為之○大雷電雨雪傳曰仲冬之月雷電叢作予心未安且予近日感冒咳嗽非常累日不差病中遇災尤為未安會百官禮及進豐呈並禱之○清洪道河川瑞山雷動京畿高陽風雨交作雷動

壬寅 聖節使魚季瑄回自京師啓曰去八月初六日雷震翔鳳樓因出雷火樓閣百餘間盡為燒燼翔鳳樓乃正統正德



皇帝所嘗遊讌之處云同月二十一日裕王府失火臣等出而望見烟焰漲天終夕不滅遼東以西旱乾太甚又有虫損之災廣寧以西尤為失稔至於關內旱災雖不太甚虫損甚於關外飛蝗蔽天白日成陰婦子被野隨處皆然矣 皇帝如前不視朝長在西成宮又於宮側創立新宮名之曰萬春以為燕居之所云○以李仲樑為承政院右承旨金德鵬為工曹正郎李俊民為侍講院文學朴栗為兵曹佐郎安自裕為戶曹佐郎金億齡李認為弘文館副修撰尹斗壽為司諫院正言

癸卯 上命召三公領府事兩司長官議禁府堂上以討捕使書狀下之曰觀此書狀及崔守漢招辭則極為駭愕禁府郎廳及宣傳官等斯速發遣崔守漢及所接人等並拿來闕庭推鞫戊申辰時四方沈霧○清洪道清安鎮川地震屋宇微動已酉以高敬命為弘文館副校理○全羅道全州咸悅龍安金堤益山礪山井邑錦山地震

庚戌辰時四方沈霧日微暈夜有濁氣



辛亥京畿富平大雷電雨雪於川風雨雷動

壬子辰時四方沉霧雷動夜月掩心後星○全羅道全州咸悅龍

安金堤益山礪山井邑錦山雷動

癸丑夜流星出北斗柄八角星狀如拳尾長丈許色白

甲寅領議政尚震以老病辭職不允

時外戚相繼專執朝權互相仇忌廷中如鼎羹而震

以首相浮沉苟容而已

乙卯以睦詹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權信為掌樂院正趙德源為司

憲府執義金慶元為弘文館校理

十二月丙辰朔辰時巳時四方沈霧日微暈

丁巳日暈

辛酉三公領府事義禁府堂上兩司長官都承旨同副承旨入

推鞠廳啓曰朴尋

所謂崔守漢改名朴尋云

所犯一二承服

尋金海水軍而去

或補智欲屢變其名因性義州金光山遇尹熙請照律仇加隱金鼎尹世恭等為叛逆之謀與熙鼎等所供無異

伊黃州容隱朴尋至於藏置籠中已著庇護之狀但其兇謀似不

相知受刑二次氣息奄奄於葉之人不可因推鞠庭令禁府畢推



卷之二十一  
二十  
答曰如啓○朴尋伏誅

癸亥傳于政院曰民維邦本本固邦寧近年以來年歲不登加以為君上者寡昧不能愛民為守令者無良侵虐多端以致羣盜之起竟為叛國之人言及于此豈不寒心予念黃海為賊窟穴大盜尚存久遠天刑理宜速討不可稽緩故去歲定送巡警邦本已困而今年又遣討捕使久留境上欲除民害弊及及民况今年運凶荒赤子嗷嗷而京將率萬軍巡察之際奪民穀而飼馬取民食而為糧元帥雖禁多不奉行軍民則忍飢寒於山野村家則被焚蕩於賊徒既受頑兇之害繼見捕賊之苦哀我民生勢將流離西海一方疲弊斯極國家之厄運蒼生之不幸莫如今時予甚矜憐夙夜念切痛軫于懷黃海道則田稅繇役全蠲而平安道初面亦以捕賊予無弊端田稅徭役半減之以示予為民惻怛之意以此意曉諭兩道之民使知予恤民之意○辰時巳時四方沈霧

甲子以丁胤禧為弘文館副校理

最見厚

李戩為咸鏡北道節



度使

二人俱特旨

○夜土星犯東井第一星

乙丑以宋贊為承政院左副承旨

好用小慧且吝

尹毅中為禮曹參議

丁卯日微暈

庚午傳曰正朝有地下日食云望闕禮本朝賀禮並停之而進豐

呈進行于今月三十日○傳曰黃海道人民困窮已甚其蠲五

六年逋租使之蘇復○夜水星見於東方

辛未傳曰章德宮入直暴死軍士處內棺一部題給○日暈夜月

有食之既

壬甲日暈兩珥戴色內赤外青夜月微暈

癸酉傳曰我國三面受敵所當安不忘危勤修武備常講足食

足兵之道而近來武備解弛去乙卯年倭變後雖或有鍊武之

事歲月久則例不舉行以近日之事言之巨叱正以一么麼之

賊罪惡貫盈又稽天誅徒見辱國不能易捕此專由京外不修

武備故也他日又有如乙卯之變則未知何為可為寒心前立

節目並察申明而將此條件

一京外門蔭初入仕之人非獨蔭又才可試武才者試之而入格者或



擬察訪一京外兩班子弟及各司書吏典僕鄉吏官屬諸色軍士與保人良人公私賤年以堪為操弓者並抄每朔定日長片箭別試射可為騎射者騎射其中不能者亦令習槍水定恒或毋得廢弛別定試官試才而年終都計辨其優劣一外方常川檢察多有成效與不能檢察無成效者監司兵水使巡審殿最憑考或別遣御史敬差官以試能否或加賞或陞職或罷黜事

甲戌夜月暈

乙亥傳曰平壤庶尹洪淵捕捉大黨金山准給加資陞授安州

牧使○以鄭宗榮為漢城府左尹李億祥為承文院判校姜克

誠為弘文館副應教宋賀為侍講院弼善任說為水興府使洪

淵為安州牧使

丙子大司憲哥大恒等啓曰決等公事例不書啓目二字而昨

日誤錯書填臣等未及詳察至於成貼入啓其不職甚矣請遞

臣等之職答曰勿辭

史臣曰當是之時臺諫之可以辭職者多矣國無政刑上下

并逆百司廢弛而臺諫不能振肅可以辭職者一也咸院爭



權各樹黨後使 上孤立而臺諫不能彈論可以辭職者二  
 也 上頗宴閑不勤經筵衮職有闕而臺諫不能格正可以  
 辭職者三也貪墨秉政賄賂公行舉錯夫儀而臺諫不能糾  
 劾可以辭職者四也嗚呼苟忝風憲悠悠度日使國事日非  
 時俗日偷非徒可恥之甚亦多瘵曠之罪而不於是辭職徒  
 以薄書失例相率來辭可謂知輕重乎欲免人譏議難矣哉  
 丁丑三公領府事兵刑曹啓曰討捕使擁兵久留軍民困弊一  
 道蕩然怨咨之狀耳不忍聞巨魁雖未捕得黨類中獍狎者幾  
 盡殄殲餘存者無幾其巨魁措捕之策委諸兩道監兵使庶可  
 尋捕况春務已迫不宜延留重貽民弊也請討捕使速令上來  
 而另加措置期於捕捉事兩道監兵使處下諭傳曰如啓○以  
 朴淳為韓山郡守精有學識性似堅剛嘗以製論事見忤於尹  
 元衡被斥○志學高明性執剛正李探以  
貴戚多所朋結嘗欲托交累請不姓黃廷或為禮曹佐郎○日暈夜月暈

戊寅夜月暈  
 庚辰以尹斗壽為司諫院正言○刑曹啓曰討捕使已令與其軍



官等全數上來而巡檢使軍官獨留江原道事體似異請並罷還其措捕之策專責監司事下諭何如傳曰如啓

辛巳分遣史官二人于掌樂院義禁府察視進豐呈及儺禮習儀

史臣曰二禮皆俳優之戲凡里巷鄙褻之事無不為之本無足觀而至用於內庭禁密之地其為清明之累已大矣史臣記言動其任至重而使察視雜戲其失甚矣

壬午傳曰觀儺時判義禁府事丁應斗不可不入而今差宗廟獻官改差可也

史臣曰惜乎上之此教也宗廟之祭所當親之者也而

若有疾則間有攝行之時矣今為觀儺之舉敢適太廟獻

官掌儺之官豈無他人而必以應斗主之乎上雖未之思

也宰臣給諫所宜格正而無一言及於此其慢宗廟之心可見

矣

癸未以全羅監司朴忠元書狀

錦山居故訓導金編事父母存亡一如一中宗仁宗兩大王國



愜時心 三年 下于政院曰金稱不待歲抄為先旌門褒獎而若有其子

則量授賞職事言于禮曹○初昏 上御銀杏亭觀火

甲申 上御忠順堂觀儺侍于侍臣等曰自古觀儺時有擲麟輪

木之戲擲蒲博塞之類今亦擲之

史臣曰人君深居九重政治之得失風俗之羨惡有不可得以聞  
則雖俳優之言或有規諷之意而亦無不採用之事焉此儺  
禮之所以設也末世失其本意徒以奇技淫巧侈蕩心目不若  
不設之為愈也輪木之擲此實戲玩之具而至使侍臣為之君  
臣相狎有同荒亂之朝可勝歎哉

乙酉日暈兩珥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七







戊壬

明宗大實王錄卷之第二十八

十七年大明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丙戌朔

戊子政院以黃海道討捕使

南致

書狀

于瑞

地軍官

郭舜壽

洪彥誠

等補授

入啟傳曰

宣傳官禁府郎廳捕盜軍官等

斯速發遣拿來

已丑日暈兩珥冠

辛卯日暈兩珥夜月暈

壬辰傳曰近觀黃門之輩專不畏法驕橫自便不可不隨現痛治即

今內庭法制公飲外毋得私飲尚醞盧益謙嘗以式暇出家命名

則恣意醉酒不即入來縱欲無忌至為駭愕推考痛治懲一警百

益謙因是見羅木沐旬即見收叙○上方寵待閣官雖時有嚴峻之辭大實寵信故宦寺益無忌憚識者憂之益謙蓋宦寺之最橫者

癸巳傳曰叛國大賊林巨叱正等全已畢捕予甚嘉悅討捕使

南致勤軍官郭舜壽洪彥誠及前司僕尹霖各加一資從事官

韓弘濟朴好元各賜馬○以丁應斗為兵曹判書

應斗因附李

上上欲除應斗為兵曹判書故使吏曹以一品曾經者擬之蓋指應斗也

金億齡為司諫院獻納李

應斗因附李

拭為侍講院文學李訥

皆暗

為弘文館修撰李選

與兄

復為



副修撰以李浚慶為山陵總護使丁應斗權輒鄭惟吉為提調

大王大妃專政之為一國之事惟其所欲牢不可回自念中廟既崩章敬同陵恐已萬世之後不得歸于一處乃倡為山

陵不吉之說遂有遷安之舉先是上幸慕華館有人以靖陵不吉之事匿名陳疏者其說恠妄跟捕不獲人咸疑之至是

好知有主之者也妖僧普雨亦以靖陵遷於宣陵之山則奉恩寺益重而其氣勢愈盛故交通官禁連結尹元衡合謀而

成之遂遷十八年久番之皇此豈臣子所忍安而大小臣僚噤無一辭至如浚慶輩恬然莫知所為而聞命治事國事至此良

可痛也○諫院啓曰官寺之任常侍內庭所當十分恪謹以供其

事而近來驕橫自恣日以日甚漸不可長內侍府尚醞盧益謙

以年少之人驟陞二品上恩罔極尤當惶恐畏慎之不暇而

托稱忌日任然退家及其命名之際縱飲沉醉竟未赴召其欺

罔君上不遵王言極矣且前日御馬驚逸之時益謙退在鄉家

至於命招則托以親病趨不上來自上嚴辭下諭後始來罪

責不加而旋陞堂上無懲艾之心而長驕傲之習馴至於此今

不痛治後難防禁豈可以尋常推考而止乎請下獄推考依律

治罪答曰已令法司推治不必下獄不允再啓依允

甲午頌議政尚震啓曰小臣犬馬之年今乃七十禮當致仕表



病日甚理難在職請速命適荅曰卿至稀年當賜几杖而安之不宜許退故不允仍傳于政院曰領相賜几杖事言于禮曹震再啓曰人臣爵秩雖高必須係國家輕重然後乃賜几杖庸劣老臣不足為輕重而聖上眷顧愈深名不稱實類厚怙昵若蒙聖慈許臣致仕又傳几杖之賜則聖恩益大矣荅曰予以寡昧倚重者舊卿何敢求退乎不允五啓不允

史臣曰七十而致仕古之制也然古之君子有不待七十引身而退者蓋去就之節不可苟也必欲待衰老而後去則其不為人主所惡而黜者幾希矣是以君子必謹於此焉嗚呼道學不明廉恥道喪人不知有進退之道貪權慕寵至於白首而不忍捨去者滔滔皆是間有逼於公議為循例之請者如震之比亦不少矣事則是而心則偽夫何足責於此筆哉震入中書十四年沉浮容嘿無一善可紀世比之胡廣馮道而貪戀祿位老不知退名為辭職而實則固寵雖曰累十上辭豈其誠哉累疏力辭懇惻切至期於得請而後已則豈有不可得之理如此而



不得請則引病而退誰復禁之且相業如此而欲待年致仕其亦陋矣噫於震也何誅

○諫院啓曰蕞爾狗鼠久在西土滋蔓難圖討捕之舉勢所莫

已膺是命者所當息威蕪濟以圖萬全之策而討捕使南致勤

素以嚴暴之將專事威武橫加殺戮略不愛惜濫杖衣冠之士

以立其威人心慄慄莫保朝夕其不僨事而生變幸矣頃於南

征之時有殘忍枉殺之事乙卯年致勤為全羅道防禦使以清

以清謹篤實聞嘗以書狀官赴京不取一毫因此棟忿及乙卯

南徽有變致勤到羅州與卒患胃腹痛不能出待致勤之從者

出邀突入渙衙內妻子驚呼手挽逸以勤失職換身出于致勤

前致勤怒甚曰如此驕悍文官可因此除去將行軍法舍人李

南州令公若殺之三軍解心致勤不得斬使軍官杖之遂死州

人悲之南中之士莫不憤鬱致勤自知不容公議入京即見

士秀為婚家元衡非准受其重賂素疾乙巳名流渙亦乙巳人

也幸獎之死置而不問一時公論為其掣肘而不發可勝嘆我

論久而愈激所宜惕然警懼以改前失而及今當事尚未改圖

設使他日又有大於此舉而使之用軍則益無所忌憚其患有不



可勝言矣賊魁雖死軍民之死傷者不知其幾西方之人怨苦已極聞者不勝其慘酷且捕賊之時致勤方在平安道了無節制之事安有其功責罰不加而反授重加至為未便請罷其職以懲其失還收賞加之命荅曰當今軍令解弛為主將者若不立威則何能成事雖有下中之失功可掩過不允憲府亦啓荅曰不中之失傳播之言豈皆實乎但當推考使自知之而已不允久啓只命改正其加

史臣曰有罪不誅無功濫賞此軍令之所由解弛也致勤禦倭湖南有逗遛失機之罪而刑罰不加焉討賊海西無方略指揮之功而爵賞濫及焉待將帥如此而欲軍令之不墮不亦難乎

○夜月暈

乙未黃海道討捕使南致勤等入京傳于政院曰今欲引見討捕使等于丕顯閣鄭舜壽洪彥誠尹霖各服其衣章舜壽 彥誠 霖嘉慶通政所謂衣章乃以入且討捕使方被論可入與否政院議啓政

嘉慶通政所謂衣章乃

以入且討捕使方被論可入與否政院議啓政



院回啓曰南致勤方被重論但當復命參於引見則事體未安  
雖其從事官亦可知其捕賊首末矣傳曰予意亦然討捕使勿  
入○上御丕顯閣引見討捕使從事官耶舜壽洪彥誠韓弘濟  
朴好元及尹霖曰盜賊起於貧窮近年以來年運凶荒守令亦  
不愛民故致此叛賊自上極為寒心今者能獲難捕之賊民生  
可得奠枕矣至為可嘉凡捕賊節次仔細啓達舜壽等仍啓捕  
賊之狀 上曰海西一方因此小賊生民受害將為棄地甚為  
惻然乃賜酒又賜賞有差好元以文官為從事知致勤慘○憲  
府啓曰命將出師以文官為從事者所以資其不及也討捕使  
從事官朴好元見主將過用刑杖貽害一道所當力掇其失而如  
越視秦使海西一道枉被殘酷亦不能無罪請罷其職答曰不允

○日暈

丙申光平君金明胤

為人陰諂媚之態老而益甚出入尹元  
衡李探之門為斃斷之術既而具忤于探

今之請致仕豈其心哉蓋見尚震  
受几杖之賜故復以是要之也

上箋請致仕傳曰觀卿箋辭

誠為激切壽到稀年自古不多而卿及七旬予貴其壽然尚不



表豈宜退休不允再啓不允仍傳曰金明胤賜几杖

史臣曰古者有功德大臣則賜几杖所以重待老成未嘗輕以予人也今明胤年雖高位雖重而苟保寵祿無一善可紀几杖之賜非其人也嗚呼賜非其賜不足為後世法也

○日暈

丁酉平山府使白惟儉拜辭先是惟儉起復為巡檢使自巡檢為平山府使傳曰盡心愛

民使赤子安接而兼治盜賊以副擇遣之意

史臣曰惟儉不辭起復是不孝之人也不孝者其能愛民乎不能愛民則其能止盜賊乎平山賊之窟穴也所以致此者以守宰不得其人而累遣武士名為備盜而實為虐民者十年以來相繼不絕今不懲其失而又遣此無知之一武夫欲望其安集斯民弭止盜賊不亦難乎

○山陵都監啓曰遷陵之後仍稱靖陵之號而王后陵則

復稱禧陵似為合當陸陵章敬王令該曹博考典故磨鍊施

行傳曰如啓



戊戌侍講院啓曰日候尚寒久停書筵來十五日會講何以為之傳曰勿為

史臣曰世子君之貳國之本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先王設逐日書筵每月會講之制其慮深矣今世子年方幼冲宜一遵此制使知尊德樂義崇儒重道之意則其薰陶成就豈可量哉而樂於苟簡隆寒盛暑則例廢而不講居師傅之位任輔導之責者不得辭其責矣雖然致此有由焉上春秋方盛而怠御經筵宜其教養世子如此也嗚呼使一巨璫輔養東宮而罕見賢士大夫之面豈所以教養儲副之道哉停經筵停會講史不絕書吁可惜哉

○領議政尚震左議政李浚慶右議政沈通源領府事尹元衡兵曹判書丁應斗參判成世章參議柳潛似重厚實參判姜士尚天資簡重趨向近正立刑曹判書權轍外似威重內實軟脆參判姜士尚天資簡重趨向近正

但謹慎太過亦甚人謂小尚容嘿參議柳順善外黠內礙多結會議徐林處置亦甚人謂小尚事叛賊栗伊言徐林復與林巨叱正尚震議徐林兇詐之情



不可謂必無雖不擬諸極律斟酌處置似當浚慶議凶人之性  
終不可移今雖見放恐其終為劇賊因端緒之發窮推得情以  
除他日之患固無不可也第念國家既許其生又有捕其同黨  
之微勞特施好生之德何如通源議徐林初雖黨賊皆賊歸順  
通源此謹非也林見捕非歸順也其所為之事又皆有害於賊徒賊徒之疾怨  
徐林作為仇讎久矣豈有潛通曲庇之理哉似難失信元衡議  
徐林自十月長隨南致勤而行向暇潛通逃匿之賊徒乎欲報  
國家償死之恩指道捕賊賊黨之憤疾欲害理勢當然今若刑  
訊恐陷術中應斗等七人議既許以不死而今不詳辨遽加刑  
訊則非但失信恐妨後來傳曰觀此議皆當詳察回啓事言于  
禁府禁府回啓曰徐林與其黨面質則別無可辨矣傳曰徐林  
分揀還放仍傳曰徐林不無捕賊之功屬于捕盜廳使聽大將  
之令勿使任意出入○日暈冠兩珥

已亥傳于政廳曰知義禁望以同知敦寧尹並擬弘文提學未  
差以曾經人指李並擬刑曹參判望以工曹參判李並擬將以



亞工曹故如工曹參判望以平安監司李並擬

史臣曰觀此則可見 上寵遇李樛急欲召還之意而尹玉

亦以嬪父之故被寵至此政事之偏頗著矣

以元繼儉判義禁府事此特旨也繼儉善事官闈官人至呼為

二間之高樓已盈始呈初旬三李潤慶浚慶兄也謹厚為平安

道觀察使尹玉為同知義禁府事姜士尚為司憲府大司憲李

樛浮虛貪鄙喜權好勢以椒親巫被眷注登第八年遽陞二品

相攀附使君上孤立國事日非先是樛求出按關西其黨慮

其寵衰稍稍有叛去者然寵過之隆無異在朝時既而復求還

入故有為工曹參判兼弘文館提學樛初出於鄭士龍之門故

是命為工曹參判奇大恒為上護軍李遜為司憲府掌令姜

士弼為弘文館校理朴謹元為議政府檢詳○夜月暈

庚子揔護使李浚慶啓曰丁字閣當初 禧陵下切近造排矣

後於靖陵安厝之時以偏在一陵之下故就於 兩陵中移構

今者 靖陵既遷似當還設於舊基然臣等共議之則丁字閣



與 先后陵亦予相遠三十餘年之間神路成蹊陟降安享星  
霜屢變今不可遷毀動搖園陵敢稟咨曰雖不相遠似不直  
向更議以啓

史臣曰三十餘年陟降安享之丁字閣尚不可遷毀動搖園  
陵况於玉棺淪輝 聖靈安妥已十有八年而無故毀遷於  
臣子之心安乎苟以情理之至開發 聖聰則安有不感動  
之理哉浚慶據其所見而啓之欲言而不能盡痛哉觀此神  
路成蹊之語不覺淚下嗚咽也

壬寅刑曹啓曰賊魁今已就戮黃海平安兩道雖或有餘黨網  
漏之人不無危懼不自安之心勅令守令務要鎮定勿復侵擾  
使得安集之意下諭于兩道監司兵使何如此乃大臣之意也  
傳曰如啓

甲辰夜流星出井星下入天稷星狀如鉞尾長五六尺許色赤  
光照地

乙巳日暈左珥



丙午以元繼儉為議政府右贊成是時上方向外域外戚等

上以為賢而用之又自謂選擇其粹上自宰輔下至庶僚無不如此近來御批特除者皆此類而其忤旨見黜者則必詎見忤

於貴戚者也繼儉深結沈通源媚事近習外則通源稱其李仲賢內則近君掩其惡故上亦真以為賢而待之如此云

虎為司憲府持平○傳于政院曰今觀平安道觀察使啓本平壤判官

李繼居官學民上下便利軍民等列狀稱頌云云平壤府判官李繼愛民除弊公私上下

無不便益人皆懽悅善政可嘉所當賞加褒獎言于吏曹是日政繼

上陞堂

史臣曰繼豈有善政不過論事李繼曲悅民心遂使軍民稱

頌李繼啓達而 上亦深信繼言故遂有是命繼之欺君不

亦甚乎

○傳曰黜府內官加資近不得下批而密城君朴漢宗為人兇險

已備社功臣大被寵遇權傾朝野使護養東官已未年以參功臣宴遂陞從一品其養子金應昌前以

叛父之罪刑曹推考之時既以黜府而今日之政漢宗教誘吏

曹下吏加資下批吏曹不察甚矣推考

史臣曰閣宦之盛國之不幸當今閣宦居二品者幾十餘人



息寵煥赫權勢熾張而漢宗其魁也自恃上眷之隆復肆其欲蔑視外庭凡吓欲為恣行無忌豈獨此一事而已哉且此雖微事其欺罔君上凌侮朝廷甚矣因其吓發痛治其罪則庶可以國有綱紀矣只使之推考彼豈肯復有吓畏哉掌銓選者亦不得無罪而皆置不問何哉欲輕漢宗之罪並赦奸吏嗚呼痛哉

○日暈兩珥

丁未諫院啓曰右贊成元繼儉頃處銓衡之任市息行私賄賂輻輳長奔競之風滅廉恥之道仕路之不清未有甚於此時而超躋崇班在譏議喧騰之日其不愜於物情可知况貳公弘化之地責任重大不可不十分難慎請命改正貨繼在銓曹唯賂受人土田職獲不可勝紀雖親戚非賂不得請且其妻有貪縱無忌或有納財賄而不得一命者怨譴朋興謗議紛起至有遮道訴愬者乘夜來叱者繼儉若不聞也近來判銓曹而食縱者前有尹元衡沈通源而後有繼儉公論久鬱人情愈憤至是咸稱快焉儉以其論出於肅納金億齡答曰繼儉豈不合於貳公弘化之地乎不可改正故不允後累啓不允只違贊成



戊申傳于政院曰近來中朝頻有火災而一旬之內三處失火  
至於 皇上常御之殿亦燒燼似當遣使問慰也禮曹與三公

領府事同議以啓尚震議 皇朝闕內有火災依前例遣使問

慰甚當浚慶議中朝闕內失火亭殿燒盡義當遣使陳慰第未

知中朝各衙門十三道亦皆進慰與否中朝無此例則外國經

先陳慰恐乖事例姑待冬至使出來之後更議處之通源元衡

議中朝闕內被火非常一旬三發果為驚駭但近年以來連有

火災而未聞十三布政司上表陳慰而海外遠藩獨先遣使似

未合禮况所災西成名殿雖曰 帝居而非法宮非正寢未必陳

慰也俟冬至使復命詳聞中朝事例如不得已而為之則 聖

節使兼帶陳慰之號並修兩表以除兩使之弊似當禮曹承文  
院議並與

此傳曰此議皆當但西成宮亦 帝居則 皇上必驚故議之

耳姑待冬至使復命後更議處之○憲府啓曰副司果李繼為

平壤判官時雖曰有善政豈無相當可施之賞而遽授以重加

前此因賞加陞堂上者或有之而必其職次相近者也未有如



繼之越次不稱者物情極為未便請命改正

不允繼曲事李探探托於民許欺獨上開而復論公論愈憤上深信

庚戌以李文馨局量淺狹好為臧否而行不及言○初文馨不附

嫉之如仇其舍人時李探望其薦已而卒不薦由是探亦

不悅文馨不自安稍稍出入其門求免於禍遂喪初節士論薄之

為成均館大司成許曄曄師事花潭徐敬德學問操行有可觀

不叛去准曄與朴淳下變故至今稱花潭弟者以二一人為

辛亥戶曹啓曰伏見傳教內有講求足食之道一條蓋生財之

本以節用省費為急臣等商確論議謹具節目以啓各官兩倉

之穀分給之時豪悍之戶所受甚多而專不償納故散在民間

者歲以益甚以致倉廩之虛竭十石以上不納者全家徙邊本

曹久遠之良法而近年以來各路監司不顧立法本意每於

歲抄欺罔咨聞常稱無有故一無被罪之人自今以往申明此

法如有現發者一一依法監司守分亦並推治則倉廩可實矣

災傷之法賦稅以係最為關重以實為災十員以上者罷黜載



本令典令守令多以實為災而敬差官審覆之時亦不以實聞  
以致災實之不中賦稅之不夥自今以往申明此法如有犯法守  
令則敬差官不計逋代騷擾之弊一皆罷黜則可使虛實得中  
而歲入亦不少矣國無游民是乃足食之本今者無禁僧之法  
民之逃後者特為淵藪以致軍額虛踈降族沉離而羨土良田  
日就荒廢民漸窮而稅漸少為今之計莫如復丁錢之法嚴私  
度之禁令民不得為僧則民丁自多田野自闢而稅入必多倉  
廩可得而實矣

朋傳曰知道

是時安璋判戶部慮國計空竭多立名色嚴設法今雖至為民害者皆不暇顧賦歛煩重忌讀

史臣曰因上有足食之間不能以大學生財之道推明啓  
達以開悟上心而顧乃汲汲以名色之末科目之煩為先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其可乎噫當今財匱之由非一端瀆祭  
祀而匱焉餽僧徒而匱焉匱於冗官匱於濫賞上不務去  
此而別有足食之間是欲加賦而自足也戶部之逢迎甚矣

○日量兩耳



壬子憲府啓曰右贊成元繼儉頃為銓長時多行鄙陋之事騰播已久諫院將一國公論累日論啓而牢拒至此不勝失望請快從公論答曰不允三啓不允

史臣曰諫院論繼儉有目而憲府若不聞也及其公論愈激則有所羞愧不得已而言之亦不能痛詆而深斥之只是略取諫院之餘言欲以免不言之罪不亦愧乎諫院之論已不能盡而憲府之駁又下於諫院噫今之所謂臺諫者可知也已

癸丑日暈兩珥色內赤外青白

甲寅禮曹啓曰謹按儀禮曰改葬總註謂服總者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除之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穀梁傳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歷代以來遵用此禮而皇親及羣臣並服總麻既葬而除是皆據禮之正而不敢改也我朝英廟遷陵事目內代奠官及侍衛官並白衣布帽麻帶而所經各官守令



之迎送者服色亦同云而餘不舉論恐在國喪三年之內而然也  
禧陵遷葬時中外百官並著淺淡服烏紗帽黑角帶而只  
梓宮侍衛百官及送迎守令白衣白布帽麻帶而已此則王后  
之事而中廟壓尊其禮自不當與大王同矣今此遷陵上  
自闕內下至百官宜服總麻然我國總服之制與中國不同此是  
禮之大節請令弘文館博考典故然後收議大臣行之何如傳曰如  
啓

二月乙卯朔傳曰初春尚寒故正月內不御經筵仲春則朝雖不

溫晷則似和可御經筵與書筵初四日後初四日行視事取稟亦

言于侍講院是駐上深居內殿頗喜燕閑罕御經筵一年御經筵僅春秋數月而已羣臣罕得見天顏且堂陛既嚴淵默又甚無論難顧

問之益寺講之臣亦承望聖旨不過隨章解義而已無諷諫規箴之助上下相安習以成風識者憂之至是諭以規事人情稍悅弘文館

考遷陵時總服故事以啓與禮曹所傳曰觀此書啓故事則遷陵

時內外並當服總矣以此議于三公領府事○日暈右珥

丁巳夜流星出參星入井星下狀如梨尾長二尺許色赤

戊午上以御筆特除權徽為議政府右贊成被因附李掾驟



除以李夢亮為刑曹判書元繼儉為知中樞府事柳昌門為戶曹

參議成詢為江原道觀察使高孟英藍面鬼色孤性射心為僉

知中樞府事姜克誠輕浮狠腹恃才傲物貪酒嗜色為司憲府

掌今姜士弼為弘文館副應教朴謹元為議政府舍人初謹元

副應教與應教朴淳以議林百齡諡事將被極罪士林濟懼淳

怡然不動閉門待命謹元懼甚來免求救於咸里權貴朝臣愛

二人者陰勸改諡諱元亦欲改之淳拒不從及中書戡定以無

忠字使改之不得已卒改爲忠憲及入啓上見前諡大怒欲

置重典賴沈沈鋼李探營殺只命罷黜初鋼探重淳高名欲屈致

之淳卒不一挫士論翁然稱之然鋼重其為人且為謹元事之甚

謹常密啓於上力言二人無罪救之故即入顯官淳為探所惡

復收叙然謹元求哀於探探力救之故即入顯官淳為探所惡

故雖為謹元並救而二人之優劣矣趙德源纒部無行士論

為韓山郡守人曉然知二人之優劣矣趙德源纒部無行士論

驛居顯為弘文館校理具思孟修飾以取時名為副修撰○平安

### 道肅川地震

已未上御夕講大抵近來經筵只於朝講例等一二微細不

緊之事以塞其責而畫夕講及不時召對則並此而不論但道

文解藝而已是時上淵默太甚不肯問難且惡聞直言故事

多承望講者憂之○傳曰凡婚嫁宜勿失時今者代未盡宗室

女子必有家貧年壯未嫁者依

祖宗朝故事令宗簿寺議定



婚家官給婚資使不失時事言于禮曹

史臣曰昔唐文宗擇族屬疏遠者使之出閣嫁女綱目以存

厚特書與之况此官給資裝使勿失時乎 上之厚德至矣

庚申 上御朝講○韓山郡守朴淳資稟清高志氣剛介好善

閉門自守登第十年一不到權貴之門意思蕭散常在塵拜辭

上引見于思政殿教曰當今守令未得其人惟爾到官當愛

民除弊勿為法外事淳聞命而退初李樞欲屈致淳九

頗有怨言人皆為淳危之淳不顧也及製論禍起事出不測

淳亦恬然不以屑意人服其操淳嘗誦韓文公幸不失大節

得見自無人砥礪故其所立如此至于補外人皆惜其去○日

暈冠兩珥夜有聲自坤方如風水相激漸移巽方良以乃

辛酉以李重慶為弘文館副提學重慶承樞旨發賜尹元衡問計

在內元衡勢熾難以攻去以吾觀李彥忠外似溫雅而內實媚巧

為司諫院大司諫趙光彥趨結權門為司諫具思孟為兵曹

佐郎○日微暈



壬戌日微暈

癸亥太白經天申時歲星見於巳地

甲子 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夕膳于 延恩殿○白虹貫日

日有交貫兩耳暈外有白虹形如環貫暈及日官誤以為貫暈指日其實貫日也 政院今日官圖形以

進 上見之傳曰為變非常至為未安時駕在恩殿未還宮

乙丑 上御夕講

丙寅試弘文館及被抄文臣三十人製述

史臣曰不使年少文臣務於正心之學而每試以浮艷之文以為獎勸之方雖得擊鉢之才何益於治道哉可謂不知務也

丁卯 上御常參朝啓

戊辰左議政李浚慶兵曹判書丁應斗啓曰往 靖陵奉審地

形若遷陵則丁字閣偏在一隅不近 禧陵當於遷 陵後使地官

擇日移排何如答曰如啓

史臣曰無故遷陵驚在天之靈為人臣者所當呼泣牽裾必



回 天意使吾君無萬世之議矣彼莽浚慶為國大臣既不  
能諫止又為之順從自以為盡心於總護之職顏其不厚於拜  
陵之日乎將焉用彼相哉

己巳以鄭宗榮為慶尚道觀察使任說好利治產日執牙籌不喜衣冠被髮閉戶雖兄

弟族姪不見其面為漢城府左尹李光軫為人愿慈無可捕為司諫院獻納○

傳于政院曰內乘有闕以李繼並擬繼為平壤判官時李探為其道監司繼多造衣籠式

以新衣俟探生辰納之其獨事類是故探悅之○夜月暈

庚午日暈戴兩弭冠

辛未夜月暈

壬申諫院啓曰今者冬至管押兩使一時之行也而俱以武臣

洪彥誠郭彥壽差遣非但有乖事體設有專對之事將何以堪之乎况差

遣之人亦有出於人望之外者益為未便請於兩使中一人以文

官差遣答曰如啓

癸酉以黃琳為司諫院司諫

乙亥夜月暈



丙子日暈夜月暈

丁丑 上名對

戊寅 上名對○同知中樞府事李夢弼卒為人簡素不喜紛

華所莅清謹多有義稱

已卯 上御忠順堂大提學鄭惟吉提學李探並入侍傳于鄭惟吉

史臣曰惟吉交結李探不時進見如此而少無獻可替否而

徒務依阿取寵可謂上愧乃祖俯愧後世者歟

李探曰常時科次或因事殊為之未從容頃者玉堂書堂製述

多入于內今日別招卿等耳上使高聲吟咏料次仍下單子曰此堂上有

詞華者也洪天民李探男尹毅中朴啓賢不意命名使使之製述

可也又下御書于惟吉探曰今洪天民尹毅中朴啓賢進前論

難其書曰堯舜精一執中之學夏禹治洪水成湯解網放歎文王發政施仁必先課寡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伐紂訪洪範

洪文帝景帝致富廢唐建成之亂宋徽欽被北虜之禍古之君臣相得者何代先朝華使詩家能我我國古人詩家最能者

何人被金安老之害先朝羅世續製述惟吉問曰精一執中之學始於何

人而自古帝王傳授心法止此數語而足耶毅中曰允執厥中



堯命舜之辭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命禹之辭也啓賢曰無極  
太極心學之原發而言之則自堯舜始也天民曰孔子所謂克  
正復禮即精一執中之意也惟吉曰三代以下有能傳心學之  
帝王乎啓賢曰三代以下則無矣惟吉曰自 上欲為此學則  
將何用功乎啓賢曰精一之學初無難事大學之論王道以謹  
獨為首誠能謹獨則即精一執中也惟吉曰鯀治洪水九載弗  
績命禹治之卒平水土用何道歟啓賢曰鯀則堙塞故不成禹  
乃順水之性故能治以此觀之非徒治水理國亦然順之則易  
逆之則難惟吉曰成湯之解網放獸何也啓賢曰帝王不可盡  
物取之故易曰王用三畝孔子弋不射宿春秋書焚咸丘譏之也  
惟吉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何耶毅中曰君之理民固所  
同仁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如是 樛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可為  
天子而至武王乃為之乃劣於武王而然耶啓賢曰天命未改  
當守臣節文王之不為天子以此也惟吉曰武王見箕子問何  
事耶啓賢曰洪範九疇是也樛曰比干死微子逃箕子傳道於



武王何耶毅中曰不傳之武王則相傳之道絕矣雖不臣事萬世公道不可以此而絕之惟吉曰周稱成康漢言文景何耶天民曰文帝德則恭儉效則富庶景帝性刻雖或並稱實劣於文帝也惟吉曰唐建成之亂喋血禁門若善處則可無此耶啓賢曰時平則立嫡長世亂則先有功高祖之撥亂皆以太宗之功而反立建成此太宗所以不能平也使太宗如子臧建成如泰伯則亂何由生惟吉曰宋時武略雖曰不競不至於極而徽欽北狩在朝羣臣終不能回者何也其時何人用事而然耶天民曰用李綱趙鼎之謀則不至如此而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至和擅權國事已誤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毅中曰當時君子滿朝李綱入來軍政稍修背城一戰可也陷於和議陪往虜營岳飛宗澤雖竭忠力何能恢復耶惟吉曰君臣相得魚水一堂者在三代以下誰耶啓賢曰三代以下如漢高之遇張良昭烈之待孔明可謂近矣惟吉曰至我祖宗朝則何代相得乎啓賢曰成廟之待孫舜孝其意至矣天民曰成廟則非特優待孫舜



孝至如俞好仁曹偉亦被寵遇惟吉曰只以文翰而如此耳若  
世宗之於黃喜許稠可謂盡矣又曰自 祖宗朝以來詔使之  
詩文優劣如何天民曰最優者古則張寧祈順近則唐臯史道  
是已又問曰我國 祖宗朝以來能詩者何人耶天民曰金宗  
直是也惟吉曰宗直學問精微詩文皆善宗直之後李荇之詩  
善矣朴闇之詩金駟絲之文亦罕有其比也又問曰 先朝羅  
世績製策被金安老之害何耶天民曰其策以中和為主安老疑  
其譏已故罪之矣又問曰蘭亭修楔者何事而所會者何人耶天民  
曰三月上巳被除不祥俗也所會者王羲之謝安等十七人也  
擦曰修楔之事關於治道耶毅中曰其時夷狄陷夏非偷安遊  
宴之時而不免時習故如此耳

史臣曰台見便殿使之講論而首以精一為問可見 上趨向  
之正求道之篤承問者所當極論精微之言以補 聖德  
可也而學無所受心無所得空空如也故其所對不過訓  
誥章句而已何能啓沃 聖心而裨補 聖德乎平日不讀



性命之書以養其德倉卒欲以所聞見仰塞 聖問不已踈

乎

辛巳領議政尚震左議政李浚慶性雄厲處事不中常忤陳復

朝石節依違 上厭讀經 筵前受之書諭于通源通源傳于元

衡弘文館官員以是言于浚慶浚慶曰是乃中廟朝南家之

謀也拒之甚嚴卒從通源元衡之計右議政沈通源領中樞府

事尹元衡貪邪毒害顏如老狐憑中宗五十年培養人才一網打

盡殺兄元老廢妻金氏以妻為夫人賄賂填門田民遍國近來

權奸金安老殘害李苞凶暴皆不若此奸潛蹤袖手指笑鷹犬

而實專禮曹判書鄭惟吉叅判慎希復香庸貪鄙年老登科以

其利者叅議尹毅中議謹按歷代遷陵之制皆用總服中國總麻之制

用極細熟布而有冠服之制我國只有齋斬期功以下之服則只

著布帶俗例已成今難遵用中國之制况 英廟遷陵之時已

有前規遷陵發引時代奠官及侍衛百官白布帽熟麻帶所經

各官守令之服色亦同在京百官則其時適以國喪年哭之後  
已服白衣烏紗帽黑角帶故別無變服之禮請依此規自  
服色應亦不過此制應行節目令該曹磨鍊



史臣曰遷先王已安之樞而葬於新地為臣子者當向以為  
心共禮之制總朕良有以也當於遷陵之時上服總服率  
百官踴泣以隨龍輜則可以盡子之孝可以感人之心矣在  
相位者非但不學無識喜於苟簡樂於因循視君之過舉逢  
迎而不舉正之非徒得罪於在天之靈將何以示萬世哉宋  
祖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者可謂萬世之法也今之執政者  
苟有讀書者則豈至於如此乎悲夫

○日暈

癸未

上御書講

○以許伯琦

性贊重厚昔在已卯頗與諸  
遊未節志衰所痊州郡頗有不

廉之

為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上以許伯琦年老久仕之人

也命授嘉善同知中樞府事

尹仁恕為全羅道觀察使趙光彥為弘文館應教李齊閔為司  
諫院正言具思孟為弘文館副修撰○日暈兩珥白氣貫暈左右  
珥指日長各三文許良久乃滅

甲申

上御朝講

三月乙酉朔日暈



丙戌日暈夜月生明有光色赤

丁亥下書于平安道節度使沈鐸曰觀卿辭狀勢難在職除交

代上來治病

鐸愚安淫蕩初欲得節度使其父通源囑共曹以除之至是欲還京師上下書而返之去歲任意

人無言者有識寒心

戊子 上御夕講○傳曰嘉禮大慶之後因國家多事尚未行

接下宴禮故令司饗院專辦而初十日設於銀杏亭此單子付

人負其日有無故及職次改書以啓若無大故則盡參事並諭之

紅粧妓四十工人三十抄入事言于掌樂院○日暈

已丑 上御思政殿講試專經吏文漢語文臣○傳曰前者禮

曹抄啓能書人

牙善君魚季瑄同知李澤正字李山海都事申仲奉事申孝武生貞成子濟進士李研沈仁

謙幼學閱並速招來入殿令書楷草大字于唐紙

庚寅以朴永俊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樛為吏曹參判

樛之勢至是已極士

林結右國勢岌岌永俊持觀望之心不肯是非於彼此後李俊慶白龍昇天之變永俊承尹元衡沈通源之意駁罷淡慶士林非之

尹玉

以東官嬪父為工曹參判李拭無可稱之俗別為吏曹正

郎



壬辰 上親傳先蠶祭香祝○命適江原道觀察使高孟英除交代上來

史臣曰孟英父事李樞不啻狗彘私獻官闈極其醜態使上心盡感朝政壞亂者皆此輩所為也專制方面尚不知足聞樞還朝欲亟奮揚託病狀啓無所忌憚其縱恣甚矣既命遞之又使經還其於孟英恩則恩矣於國網何哉

甲午

上御銀杏亭

在後苑

設曲宴

為王世子嘉禮之慶

祭宴者凡二百

餘人傳曰今日之宴不能飲者則已稍能飲者則盡爵歡洽可也下御札于尚震尹元衡李浚慶沈通源鄭惟吉曰今日苑中別宴非如大庭法會君臣和悅上下情厚則豈不羨哉酒酣起舞古或有之 祖宗朝亦或不無也如或無妨則卿等以下堂上以上與近侍侍從起舞何如其與禮官同議以啓震等啓曰伏見傳教欲使羣臣和悅至於起舞非但臣等不勝感激滿庭諸臣孰不歡抃但 祖宗朝縱或不無或於便殿引見勲舊偶一為之今日之會雖非大庭法宴庭臣多會無異法宴若至起



舞恐妨禮法答曰君臣和悅上下情孚則可以為之然自上亦以

為似不合故令卿等議之啓意果當當時在朝之臣權姦各分黨與彼此猜闢中立者憂疑度日

重足側目雖欲使之和悅交舞於一日之醉無其可得乎○午時白雲一道如氣自乾方至天中

長一匹許良久乃滅日微暈夜月暈

乙未以洪仁慶為弘文館副校理○夜月微暈

丁酉憲府啓曰今春凶荒比前尤極農務方殷旱氣亦甚請老

病服藥射侯處外持瓶酒者一禁答曰年年酒禁例為之事而一

世氣象不可索莫關西一道雖有旱徵他道則未知故已下諭問之

矣酒禁更言後為之無妨

戊戌 上銜朝講

己亥 上受朝賀御夕講○日微暈

庚子日暈

辛丑日微暈

壬寅 上御勤政殿出策題試別試初試還入于內辰時奉

華館試初試入格武傳于試官等曰今雖日永之時今日則以下



兩日晚動駕故已至午後暑以四十餘人畢射貫革後抄出講經  
則恐致日暮而且雨後風氣甚緊不合予氣明日御便殿從容為  
之似為無妨問于政丞以啟試官等啟曰議于政丞則明日為之  
當矣申時 上還宮○日暈暈上有負夜月暈

癸卯 上御忠順堂講試武士八格者十七人○日暈下有履夜月微

暈

丁未夜流星出部將星入北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  
赤流星出北斗魁入文昌星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以東  
方月色赤

己酉以李光軫為司憲府持平○兵曹啟曰驛路蘇復之策在  
於察訪之得人擇授曾經臺諫之人古之規也且優館軍之數  
察訪輕其役價使不逃散則庶或立馬少有補矣良才延曙雖  
曰近京不可以所聞盡革其弊別擇察訪而遣之使之直啟其  
弊傳曰觀此啟辭當矣自曹議于三公領事以啟○日微暈

庚戌

上御慶會樓觀射

文武官自正二品至堂上



壬子日暈

癸丑命招工曹察判尹玉傳曰觀此上言幼學李彥明上言曰

乳母嬪之母也乳母夫嬪之乳父也嬪所不欲而止之前年問以

受富商郭熙之胎欲以爲乳父以嬪所不欲而止之前年問以

賈易吉禮物貨故以譯官洪統彥爲遼東押解官而崔福潤納

以匠敗請托往賈八道各官各浦及慶尙道產銀處咸鏡道產

皮處平安道產緬處王之所信市井人載其私貨托稱吉禮之

物任意賈易僉使守令等盡心賈給兩南飢饉之時私穀納官

而後不得受價者頗多玉之所信金世身鄭熙等與市人同謀

受價欺罔呈狀以司瞻寺木綿二匹准私穀一斛幾受百餘同

可見無狀云云此彥明者今五郭推覓不得恐他人變名呈訴

至為不美凡為宰相者當守清謹而今者被訴如此自上雖不

取信狂妄之訴在卿不可不慎被訴之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自今

以後十分謹慎勿許出入牟利之輩可也尹玉啓曰鄭熙鄭獻俱

是小臣毋同姓孽六寸大禮時雖有相資之事少無所嫌乳母之

夫果相爭臣曰前夫娶他妻已久使從時率之夫而已洪謙一

日送段扶助且請其子為押解官臣即還之曰此段最陋不合

大慶禮幣崔福潤亦授段子曰願補一處其段頗精臣受而用

之其後段價一一准給金世亨臣之同里居臣不知禮幣品色



而以世亨年老事知凡干幣物使之看品求請則慶尚二人他道一人京畿初不送之今乃云十六此臣未知事也端川買銀當初慮有器皿之用送價物買之而時未受六鎮皮物平安黃海綿紬清洪全羅白苧布等臣專未之知也但有偽造小臣之簡作弊列邑者臣已擬付刑曹時方推訊上項等事慮又有此等奸人也濟用監納布及私儲穀受價則因人之所指揮循例而為之此則專由於少臣家貧之所致也上負國家下累臣身臣之罪大萬死無惜李愛男臣自少相知與崔福潤皆使喚於嘉禮時成事之後臣不勝人情請差赴京通事此亦臣之罪大矣臣十年離於輦轂之下一朝特蒙 聖眷擢置宰相之列臣不自顧念 天恩罔極不謹慶事致有人言請速治小臣無狀之罪傳曰當今人心奸惡之時彥明必因嫌所為之事也告訐宰相之過于君上其人之罪乃重於卿一時之過誤也真偽之間卿以宰相而聽不美之言既往之事則已矣今後戒慎則更無如此之事故使之知悉也勿辭○平安道永柔女一人雷震



死

四月甲寅朔

乙卯傳于政院曰天大青天二青天三青大綠等物入內

此時彩色也

方聚畫中十餘人於內使畫禽虫草木故有是命不特此也不論錢穀則論兵戎不試文翰則狎近習

丙辰以李戡狡險毒之人以除為承政院都承旨沈鐻為副摠

管

史臣曰鐻托病棄兵使纒數月復居是職其視官爵有同已物椒戚之恣橫甚矣

○清洪道延豐西風大作連日下霜立苗早稻及木綿或被換傷清風淒風大起揚沙折木又下霜兩麥黍粟木綿皆損傷

丁巳京畿驪州竹山下霜江原道平昌三陟江陵杆城高城西風大吹揚沙走石樹木折拔屋瓦皆飛咸鏡道德原西風大吹揚沙走石樹木折拔全羅道鎮安下霜

史臣曰正月繁霜詩人呀戒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當是之時元衡通源盤據朝廷李樛之黨布列權要日與圖議



者無非謀國之事陷君之計宜乎仁愛之天警之不已也

戊午 上親傳 宗廟夏享大祭及雩祀香祝○霜降日微暈

夜坤方如火氣

庚申日暈

壬戌摠護使李浚啓曰遷陵時誌文哀冊仍用舊文矣但哀冊內

有 禧陵卜地之語此則似可改撰而哀冊乃述初喪舉國哀慕

之情今不可追改臣等又覆商確依誌文例略叙遷陵之意於哀冊

末端合於情禮令藝文館製進傳曰如啓○傳于政院曰近觀上言

多以不切細瑣之事任意呈之略無畏忌實由人心風俗漸不如古而

然也且如老職則自有法限所當呈該司訟事則所當呈訟官伸

理而為該官者不念民情視為尋常多致民冤故有此紛紛之訴

設京兆六曹之意安在自今以後另加詳察隨即解冤俾無紛紛

呈訴○日微暈夜月暈

癸亥日暈

甲子鈴平府院君尹漑啓請遼司譯院提調累啓不允

漑 原 利 給 初



附尹元衡獨躋議政既乘政權剛愎自用不有元衡每於  
前辭捷寫端課式文士以遂上詞章之習咸魁後封以啓兵  
戈之舉其謀國事不止此數者嘗為李探所惡日訴于  
上指以巧言大臣黜于中書久居于家快懷貴至是以李  
贊等從尹王之請遣譯官之不當次者于京師待罪乃不  
亦來待罪而請遣非其本心也初事慕齋金安國又與宋麟壽  
相好托為同門及麟壽被禍反擠之其為人可知也○日暈

乙丑竄前郡守尹弘中于康津弘中買家于海儀申氏本家之

儀家許于淑儀上潛令淑儀家呈刑曹皮司憲府仍駁弘中

囚于紫府逐竄之弘中本在醜之人無足惜也然以淑儀家私

藉而竄逐朝士是○全州民姜雲等上言請府尹沈銓仍任吏

曹防啓

史臣曰銓憑戚里之親倚黨附之勢築堰彌漫闢為農庄而

人莫敢言比以盜賊捕戮無辜而朝無敢議其肆暴縱惡無

所不至全人固耳熟而目稔之矣雲等之為此何哉噫將欲要

價於朝廷而使民獻言畏威重足之民烏得已乎

丁卯日暈夜月暈白雲一道初起暈中而廣二尺長幾二匹布兩

頭指乾巽二方不久而滅

戊辰日暈



已巳以朴好元為弘文館校理丁允禧為議政府舍人權純為侍講院文學具思孟為兵曹佐郎尹斗壽為司諫院正言

庚午夜流星出天中入巽方濁中狀如鈴尾長三四尺許色白月暈

辛未日微暈

壬申清洪監司

其

馳啓曰鎮川縣癘疫熾殺男女七十人物故

提川縣癘疫亦殺男女二十人物故一百三十八人皆卧痛闔門死亡未能瘞埋者官給人夫葬之云傳曰別遣醫官賫藥而去盡心救療京中亦令兩醫司別定醫員治活有病者俾無夭札人命

癸酉憲府啓曰奉左議政安珰謚號以僖貞公本府三度越署請令該司改製傳曰如啓

史臣曰珰本以鹵莽之人歷事三朝無所建白阿諛苟容如事元衡究其一心只貪名怯勢而已曲謹小廉烏足稱哉謚以僖貞已過其實使珰之魂有知必愧赧莫堪而憲府猶以



為不足而越之祿愛珙也以其兄璋方在要路故欲以媚悅之也今之謚人類多失實惜哉

甲戌夜月暈

丁丑遣大司憲姜士尚如京師賀聖節

戊寅以鄭惟吉為議政府右叅贊李樛為禮曹判書奇大恒為

吏曹參判

標及大恒皆特命也標自平安監司入京日遷月陞

陞拜參議李彥懌政用直造標家貧客滿座彥懌獻夢以賀略不知恥

史臣曰時尹元衡權勢已逼上厭之欲崇樛以敵之是養

虎而去虎也近來之政頗有中除之弊已為衰世之漸况欲超

樛而並及大恒是果人君用人之公乎臣竊惜焉

俞泓為兵曹正郎林滂為京畿道都事

滂之母願以京畿都事相授事上言上特從之

庚辰戶曹啓曰前者全羅監司

朴忠元

以沃溝貢物蠲減事狀啓

本曹以為民所疾苦難可遙度審其緩急參酌啓聞事啓下行移而今則監司啓本內可減之物厥數甚多沃溝本以殘弊之



地頃遭凶荒民物流亡若未納之物依數必徵則見存之民必不堪支欲依啓本蠲減則國儲必至虛踈反覆計料擅便為難何以為之傳曰三分減二可也

辛巳全羅道康津下雪雷動靈巖珍島海南和順雷動

壬午禮曹判書李樛

中殿之舅也登第末一紀已陞六卿性愚且忌克好張權勢多樹黨援與元衡讐

怨日深實李戡

辭職啓曰臣本以無狀遭遇

聖明登第不多

年擢置亞卿已愈涯分今者不次之命又及於人望之外驚惶

罔措若墮深淵夫六卿與於國政苟非才德洽衆望者固不可

為而况宗伯在六部最重簡博雅有文多識典故者為之唯憂

不逮豈以如臣愚暗者冒忝乎若有失禮傳笑四方則在小臣

固不足責而於聖明知人之鑑豈不大累乎伏願聖慈俯

察憫迫之懇特許改正以授可堪之人答曰勿辭再啓並辭提

學答曰卿若不合宗伯予豈許之乎且有文雅提學亦非不堪並

勿辭○上御夕講

癸未 上御朝講



五月甲申朔 上受朝賀御晝講

乙酉 上御慶會樓下觀文武臣射試弘文錄及被抄文臣製

述

丙戌 上御朝啓○夜流星出輦道星下入天弁星狀如鉞尾

長三四尺許色白

己丑傳曰爵人在於君上當自上酌量為之然重爵則不可不

議於大臣故問之矣工判龍也以累朝舊臣老成宿儒昔待詔

使多有華國之事不可沉滯欲特陞正一品兼領經筵於卿等

謂三公領府事也意何如但大典內領事三員議政云雖非議政亦可

為耶前者靈城申光漢也非議政而亦兼之以功臣而然耶並議啓

之○領議政尚震右議政沈通源議鄭士龍事 上教至當申

光漢既陞輔國則不可降兼知經筵故加之領字非以功臣故

也領府事尹元衡議鄭士龍陞正一品事 上教為當但爵賞

重事下不得干與矣申光漢雖非議政為府院君故兼帶領經

筵無實職而兼帶之例臣亦不知左議政李浚慶議士龍乃累



代舊臣有文章特陞正一品以合物議但大典內經筵領事三  
負議政云則大典之法似難輕改申光漢則必以府院君兼之  
矣然小臣私見未足採用傳于吏批曰觀此議皆當工判全姑  
陞輔國而判中樞府事作闕差之

史臣曰爵者所以待賢德也不可以年老而濫授之也若士  
寵者毀敗人倫貪墨縱恣則黜而遠之可也豈宜以極品特  
授之乎然上之所以問者其必有所未安也若有一人言  
其不可則上必止之而震等同然一辭少無違拂至於浚  
慶則反以為允合物議云物議果以士龍當處極品乎大抵  
觀浚慶近日所議每以逢迎為事其罪尤甚矣

史臣曰士龍雖有文章之才而貪黷淫穢得罪五倫人皆唾  
鄙位至崇品亦已濫矣而附結李探故特命加秩又將納諸  
調鼎之地今時朝政之濁亂舉此可知

以斷士龍加輔國為判中樞府事元繼儉為工曹判書高孟英

狡獪陰邪深結通源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諂附李探賴以得顯



史臣曰納言之職豈檢邪孟英之所待為乎且孟英百鈞之  
姻也而相適代之有若一家之政今之時事誠可為太息也

已

柳來吉為兵曹佐郎○日微暈夜南方如火氣

庚寅傳曰卒綾原君具思頽

思頽凶險龜郵自以醇酒淫漬為事與如人林復李雲孫結為心腹

構成大獄殺尹潔尹浚兄弟時人視之如鬼域

葬地近處有塚墓云其令本官使之移埋

政院啓曰若步數內耕牧則固當禁矣並掘久遠之墓而遷之恐  
有後弊也傳曰步數內呀在墳移之○禮曹啓曰士大夫葬地步

數自有法限綾原君欲葬處距舊墓步數近遠令本官看審回報

後處之傳曰如啓

思頽無子上官命侍官服表經而主其喪

史臣曰表經三年之服子為父也妻為夫也臣為君也未聞他

人為他人服表經而主其喪也 上若憐思頽之無子命擇

其族而為之後則猶或可矣至出侍官而服表經以主其喪則

甚無謂矣又命掘其欲葬處舊墓而移之此何等事也毀禮

失政有如是乎政院任出納之責暫啓其不可而一不允之後



更不復啓則敷奏復逆之義果安在哉該曹欲防啓之則恐拂  
上旨欲直施之則慮被人譏周旋兩間曲為之計請審步數  
之遠近而處之臣之意以謂此不必審問也思顏欲葬處若其  
族墓所在則步數之內他人自不得入葬矣若其新卜之地彼  
為主而此為客豈可以客而逐主乎且以勢壓之其能從實審  
啓乎該曹外若防之內實施之一欲以免譏一欲以順旨其術巧  
矣而其非甚矣

壬辰夜有黑氣廣一尺餘東西竟天其狀穹窿不移至曉乃滅

甲午 上御思政殿命儒生講經且試文臣製述儒生十五人

禮曹判書李探入侍至廷賓將講進曰小臣子也出社未安至  
金鳳瑞曰小臣誓也出社未安至沈仁謙曰小臣甥也出社未  
安社上皆  
令勿出社

乙未憲府啓曰申穰前者多行悖戾之事被謫遐裔特蒙 天

恩未久見放其狂妄悖戾之事益甚於前日交結無賴劫奸有

夫之女至作私獄拘囚人物出入閭閻少有不愜撤人屋舍破

人財產其他悖理不義之事有難枚舉不可留在都下請命遠



竄荅曰申穢竄謫既非一再年亦逾三十故以為改過而略無懲戒倍前悖戾自上痛嘆但不可每竄于外不久三啓只黜門

外

丁酉夜白雲一道如氣自乾方指天中一匹布許漸移東方而滅

月暈

戊戌

上御翠露亭

在後苑

侍臣八侍

右參贊鄭惟吉禮曹判書李洪男

曹參議尹毅中大司諫李孝忠副提學李重慶大司成許暉僉知朴啓賢亦入參洪男以下六人蓋前日忠順堂親選館文者

以七言律二題

召見金鑾亭夏日

五言律二題

子陵垂釣丙吉問牛喘

下之曰八

侍人等皆製進

惟吉探止

命朴啓賢以上進酌以全州慶州

地圖

前日遣內省

下于惟吉樛曰各製序及七言長篇以進而

禮判書之

上雅好詩章一時文學之士如鄭惟吉輩最被寵遇每召入宮中賦詩賜酒竟無一言及於治道

日微暈

已亥庭試館學儒生○以朴啓賢為成均館大司成李翎為司憲府

執義姜士弼為掌令

特旨也士弼兩為掌令皆以中批除之人皆疑之

姜克誠為弘文館

副應教



庚子日微暈

壬寅政院啓曰考日記則五月二十日後停視事例也若節促熱盛則亦有望後停視事之時今年節促故日氣已為薰蒸自上有不妥之氣擇清涼日數御召對而視事則不為取稟傳曰啓意知道自仲夏望後至初秋念時可謂苦熱也自孟冬望後至元春望時可謂寒天也今觀予氣似非一二日內快安今停視事而擇清涼之日量氣安之時當為召對矣

史臣曰以極寒極熱而請停視事奸臣賊君之術也君德成就係於經筵而一歲之中停廢之時居半焉其亦寒心也哉上下相恬不以為慮而循例請停又何責焉

○日微暈

癸卯清洪道平澤雨雹

甲辰傳曰故昌城府使韓俊往在己未秋克護予躬予嘉其功久而不忘出補西郡遽爾傾殞予用悼傷當施別恩可贈堂上之爵以慰九泉之靈

贈兵曹參議



乙巳司僕馬三匹一時流血而斃

丙午夜流星出旁星下入西方雲間狀如拳尾長二尺許色赤

丁未日暈夜月微暈

戊申平安道龜城有牛雷震死

己酉遣史官摘奸于掌樂院

史臣曰百司庶務莫不各有主者而其主者之中亦莫不以大統  
小以尊臨卑自府史胥徒以至于公卿各務盡其職而不敢苟  
故庶績熙而邦家理焉人君之道唯在任賢去邪而已固不敢  
過為叢脞而使萬事至於墮弛今之時則異於是自公卿大夫  
以至於參外之官無有任其職者瑣屑之科條悉稟 睿裁絲  
毫之罪併取 上斷雖六官之長亦不敢有所剖決積弊成  
痼流風俗習紀綱日以紊風俗日以壞上不之察下無敢言故  
摘奸之命紛然屢下欲矯其弊而反益其弊也摘奸之後推考  
之命遍及於下流之冗賤而主者更無所懲嗚呼此所以威益  
玩而命益亂也 上既不能深燭弊根而下之人阿諛苟容無



有以開悟上心者可勝嘆哉

庚戌以金百鈞

與性奸黠初附李苞見於清論後附尹元衡又附李探併附沈鋼標及鋼密言于上故

上真以為真而傾信之為禮曹參議朴啓賢為承政院右副承旨尹毅中

為成均館大司成洪仁慶為議政府檢詳柳坤為弘文館副校理

羅恡為司諫院正言尹斗壽為弘文館副修撰○日暈

壬子夜流星出織女星入西方天際大如瓶尾長八九尺許色赤光

照地黑雲如氣自巽方至坤方橫布良久乃滅

六月癸丑朔 上召對

乙卯夜流星出候星下入南方雲中狀如梨尾長二尺許色赤

戊午以李彥忠

陰情相世影迹不露附李探久類要路

為司憲府大司憲以大司諫超拜

特旨也尹鉉為兵曹參知朴大立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高孟英為

司諫院大司諫

時孟英方為同副承旨上特命並擬是職而授之初孟英為順天府訓導適沈通源為府使

相與款狎而英性警黠能周旋朝署以是頗得羨官祿後其子敬命贊于金百鈞而百鈞深附李探故英亦盤帶于探及通源

驟陞華秩眷注方重識者嗟而憂之

史臣曰孟英貌寢體矮機黠儉邪與金百鈞及子敬命奴事



李樛盤據要路人實側目指為九尾狐今之居政府臺省者皆  
若此類非元衡之黨則樛之類也而元衡之黨漸少樛之黨太熾  
政事日非仕路日濁 上不覺悟以為羣賢布列何以支土崩  
之勢哉識者寒心

安自裕為兵曹佐郎許世麟武人行已清謹又為清洪道兵馬節  
度使李欽禮為清洪道水軍節度使

辛酉 上召對

壬戌諫院啓曰行司直李瓘事尹元衡後更附李前年三月

以掌令為鍾城府使實出於不次而纔經一年即以病遼殊無感

息龜勉之意况邊遠之地人所謀避無事適還即付祿職適中其

頗後弊無窮請罷答曰如啓○以李元祐為全羅道兵馬節度使

元俊良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後憲府論適

癸亥傳于政院曰江原道虫災似甚通川歙谷并城襄陽三陟

搜殺粟殆盡而襄陽尤甚田畝只餘空莖併啖野草堆散道路  
人馬蹂躪臭穢逼人又入室穿房綠壁毒螫滿身人不能堪

近因連續下雨必自漸減然令該曹廣考前例講究消災之方亦



措救民之策且原州境內癘疫熾設民多天札別遣明醫賫藥救療事言于禮曹

丙寅日微暈

己巳以白惟儉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右叅贊鄭惟吉禮

曹判書李樛以所製詩序入啓傳曰觀卿等所製詩序詞意正

當予用嘉焉數年來上急御經筵而留意詞章尤嗜書畫禽

障畫史四五輩恒在闕內臣出使併挾畫史播所過購槩以為屏畜之禁苑至有購求供奉以干恩寵焉

庚午以姜士弼為司憲府執義金慶元李光軫為掌令李選為持

平李遴為弘文館校理

丙子以高敬命為弘文館修撰敬命險黠善於文辭與其父孟英暨其婦翁金百鈞双事李樛

攘臂權途入指為三鬼尹根壽為副修撰

丁丑禮曹啓曰先王陵寢近地後王入葬則必於紅門外

依望陵例設褥席梓宮向先陵小駐而奉入靈幄例也今

者宣陵隔山雖不能望見禮不可廢依前行之何如大舉

自舊陵過去時雖非迫近城底自上必露處卑地百官豈可



晏然各在其家乎其日早朝各於朝房齊會大舉過去時光  
化門外東西班俯伏祇送 祖宗朝雖有遷陵之時乃出於不  
得已之舉而臣子未安之情自不容已者也往在丁酉年禘  
陵以水石之凶遂舉遷葬之計仍以爲莫大之慶用陳慰賀之  
禮此奸臣安老欲害鄭光弼而發也欲重其事而多人之罪殊非合當之禮  
今者遷陵去凶即吉勢不得不爾而上下罔極之痛安有紀極  
若依丁酉年例奉箋陳賀則似非得宜故敢稟傳曰啓意皆當  
並如啓勿爲賁禮

戊寅夜流星出北斗星下入貫索星下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  
色赤流星出敗菘星入天津星下大如拳尾長一二尺許色赤  
己卯禮曹啓曰去戊辰年正德 皇帝賜 中宗大王誥命時  
勅書內亦有賜讓老王物件所謂讓老王指燕山也故於赴京  
使臣賫去事目內言前王稱讓老王又云有問讓老王子幾人  
則答曰且有一女病死此事目作於 中宗即位之三年今則  
歲月已以中國後生之人無復有記憶者而唐皇天使以來亦



無賜讓老王之物則事目內猶存讓老王一節以備人問答似  
為未穩自今以後請於事目內削去何如答曰如啓

史臣曰燕山之惡極矣天命已絕人心已離孟子斥謂獨夫

也中宗大王以成宗之子承母妃之教為臣民所推

戴其於宗廟社稷之計固不得以辭也有何益覆黷黷之

事而當時大臣輩皆庸人無遠識敢行欺天罔人之計為此

詭詐節目以玷中宗光明正大之業可勝惜哉

庚辰以趙彥秀為漢城府判尹金億齡為鳳山郡守

駁元盤儉  
贊成之議

億齡發之故彼忤於執權  
者乃托於親老而乞外

壬午日微暈夜流星出奎星入王良星下狀如拳尾長三四尺

許色赤流星出天桴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

色赤黑雲一道如氣自乾方指南方良久乃滅

七月癸未朔

乙酉政院以慶尚監司

鄭宗

書狀入啓

先是金羅道谷城桐

寺持音成懂呈

狀于

禪

宗曰慶尚道永川官以雲淳寺修補花主僧二人石木於胎峯  
為辭因禁刑訊至於三四次持音大禪師璆持狀許寃於監







遣中使周流寺刹或饋餉僧徒或譏察雜入緇流憑藉恣  
橫無忌凌蔑士夫劫制官府無所不至一忤其意輒訴兩宗因以  
上聞必遣中使推治或有因以破家者自方伯牧守莫敢誰何宗  
榮痛王峻等乃為欲置重典反見辱因上章以辭而上  
不罪僧徒反以宗榮為不直時論痛憤

丙戌 上召對○憲府啟曰雲浮寺持音靈琇擅斫先王胎

峯樹木增建別室所犯極重其所自縊亦知其罪犯之非輕也初  
非濫刑致死之比而谷城桐裏寺持音戒幢呈訴于禪宗以致  
轉達其所云內有忠情知君臣之分者投鼠而忌器之言  
極為駭愕道主之囚禁僧人本不係於君臣之分而托於君臣  
而賈之靈琇 殿下之一小民而至稱忌器以自重憑托國  
家恐動方伯極為兇慝請戒幢拿來推考禪宗非不知此言  
之不可出諸口而敢據其狀牒報于內需司其右黨司惡之狀  
亦甚可駭請禪宗判事晉令攸司推考痛治時內則文定王  
信佛教外則尹元衡賈持士林答曰戒幢以迷劣僧人於其呈  
以奉異教僧徒橫恣莫此之甚訴之際雖有不中之語豈至於拿推乎大抵當今國法不行  
雖僧人之事有關人命故使推外方奸吏而治之也豈因微僧



妄訖而推治乎禪宗則以所屬寺刹僧人持差帖而往不得安  
接故依例受訴報于內需司亦涉察任不可推治故並不允諫  
院亦啓之並不允後王堂及成均館儒生並上疏劄論之兩司  
亦以啓乃命戒幢徒配南海島普雨削都大禪官教

史臣曰遊食之徒以普雨為宗主自為一朝廷凡所以羞辱  
宮禁陵蔑士大夫漁奪生民者無所不至內外交通符合響  
應以長縱恣之習而大臣無一言可謂國非其國矣

○日有左珥

辛卯夜月暈

癸巳以高敬命為弘文館副校理李壽鐵為咸鏡南道兵馬節  
度使○傳于政廳曰濫雜陞叙近來尤甚今以堂下官擬注穩  
城何也回啓曰堂上官雖有之皆是曾經人故未擬矣

史臣曰武班堂上固多有之何患無人也是政也參判奇大  
恒為之欲薦其媚竈者故皆以堂下官擬之逮 上之問也  
又以是飾之欺誣之罪著矣



甲午藥房提調沈通源元混問安後仍啓曰伏聞 上有心熱  
常患間發宜防微杜漸以絕其根抵也 養心不獨專 主藥餌  
順養心神常懷和平則自然無虞矣 答曰予以不敏叨承丕緒  
萬機浩繁常思無逸心熱間發而今請願養心氣常使平和之  
論甚當防微杜漸絕其根抵之言亦當善欲使予心氣和平則  
其要莫如先擇眼前使令之輩無一邪人雜於其間也予觀禁  
中有一宦豎性本褊狹不能察事頻致上怒心熱之不永止未  
必不由於如此之人所當選諸裔使上心和平禁庭安靜也  
仍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宦寺之輩恭謹者少褊狹者多不能察  
任易致上怒為下不敬為臣不忠莫甚於此所當痛治也前內  
侍府尚希南世教本以狹隘之人濫陞高秩固當敬謹之不暇  
而前為都掌膳時所任之事多不如式所失甚重故今夏命黜  
而宜下歸本鄉而潛往衿川其奴子家伺聽京竒陰試上意且  
召譚之後將自有定規之事阻當御膳之物又致震怒予忠君  
前上有心熱亦未必不由於如此之人所當選諸裔以安上



心以靜禁庭也遠竄事義禁府傳教世敬上召還後遣都掌膳有

而自內偶命賜膳于咸里世敬不能稱上意上大怒即以

御筆列其罪過以示內侍府周泰文全潤屋告于御醫使提調

啓請治罪而御醫等見之驚怪走報通源及泯故日晚始來通

源以為此事雖或出於上意然豈可遽信其類所訴輕為八

啓乎遂巡不敢發上密問以何故不啓御醫即告通源等通

源亦嘗怒諸宦書其罪招御醫示之欲治罪既而得解○上性

剛明待宦寺略不容儼常於禁中少之有違慢輒加詰責至用

楚沮自患心熱喜怒不常朝罰夕責父罷朝叙宦寺以此逆端

上心不甚畏憚常眷一小宦使之寢處在側賞賚無節至發內

帑買購居舍又擇才慧者使習聲伎丁番亦以善解音樂

乙未日微暈

丙申以李樾為議政府右叅贊上先命以戶禮刑二判書鄭惟

吉為吏曹判書惟吉元繼儉兄繼蔡之壻也吳謙為禮曹判書

李文閔為司憲而大司憲趙德源論附李樾為執義洪仁慶為

議政府舍人朴謹元李認為司憲府掌令黃三省朴栗為持平

金慶元為弘文館校理安宗道為司諫院正言李選為弘文館

修撰○摠護使李浚慶山陵都監提調丁應斗權轍鄭惟吉李

樾啓曰前日所啓外梓宮入墳遺衣服若不變壞固可仍用若



年久已變而如有曾御遺衣則入填無妨如無舊件則此乃禮文所不載之物不須以新件強充也卷曰雖非禮文所載而外梓宮四面空處前亦有用衣樹之時以新造衣樹隨時量數入填無妨

丁酉以權信為世子侍講院輔德任呂為司憲府掌令黃三省

為兵曹正郎安自裕為司憲府持平李認為弘文館修撰○京

畿廣州驪州利川朔寧砥平揚根永平龍仁積城抱川連川陰

竹陽川竹山安城大風樹木摧折禾穀損傷

己亥下全羅監司尹仁啓本緇城儒生李也男等以都會供饋

卿等闖入聖廟于承政院曰僧人突入聖廟毆打儒生至為駭愕

李地男等亦涉殺人斯速拿來啓本憑閱推治事言于義禁府

庚子夜月暈

癸卯以李彥忠為承政院都承旨姜暹為左承旨金百鈞為左

副承旨尹鉉右副承旨朴應男為同副承旨許曄天資頗美

但識見淺暗徒規規於事為之間未見有通透處依倚尹春年

意以為有道者嘗語人曰尹彥久先我見螢然不動處彥久春



年字也或有呼之者曰所謂瑩然不動者無乃是晶光如水精底物事乎又有解之者曰未知有何所見但其人所為自有其  
云云  
為禮曹參議朴大立為兵曹參知

戊申以姜士弼為弘文館直提學李仲虎為兵曹正郎安宗道

羅性為兵曹佐郎尹根壽柳永吉為司諫院正言

庚戌戶曹啓曰清洪道觀察使閔箕以海美縣最為殘弊故蠲

減事宜派亡人田畝免徭役未收貢物或量減或移定或作米未收均待豐年催納選上代布未納數蠲減往年公債

陳列啓聞矣海美縣殘弊尤甚陳啓果當其中如待豐

年及作來事自曹猶可為公事至於陳地免役貢物移定及往

年公債選上代布未納貢物蠲減事則皆關特恩故敢稟傳曰

陳地免役而貢賦之物他官移定未納貢物選上代布減半往

年公債減三分之二○以尹斗壽為司諫院正言尹根壽為弘文館

副修撰

壬子摠護使李浚啓曰遷陵道路若由慕華館前路則迫近都門

自上不敢安居官闕不得已素冠素服出郊祇送百官縞素隨

班鄰人瞻望悲踰哀慘無異初喪事勢重難故然酌情禮博考



古例從遷

禧陵舊路而定之今於增廣修治之際間或侵削

民田不無矜惻令戶曹備細摘奸計其所損多少減元田之稅以

慰民心答曰如啓

史臣曰送終大事也今之奉遷雖或有間於初喪其哀痛之至

情固未嘗異也 上之素服郊送與夫百官之縞素隨班允合情

禮而乃欲迂道以避之何其不思之甚也且百官之俯伏光化門

外西向以祇送者此又何等情禮耶禮文廢壞至於此極可勝

歎哉

八月癸丑朔以李彥忠為刑曹參判李鐸為清洪道觀察使李

臧為清洪道水軍節度使

甲寅諫院啓曰翼善冠貂皮之貢定於平安道江界府每年上

納而為守令者濫徵加數民已苦之厥後年兵使金洵武夫稱

自奉其薄布被羸馬不以為厭而所至專事為府使時新設捕

貂人三十戶名之曰山場漢以為事人之資行司猛李璣為府

使時加設三十戶嚴威刻督甚至推髓剥膚一境之民太半流



亡及托毛惡口歛價布買之於京市以充上納其山塲所納則盡入于已適來後即買京中大家至於同濟之人亦莫不唾鄙今府使金義卿不能革弊侵虐如前民不能支流亡日甚將為棄邑請李璣金義卿罷職且此府江邊重地所屬各鎮碁布境內府為主鎮脫有邊警聲勢相援所關非輕革弊蘇殘當如救焚拯溺而不可緩也新府使以曾經臺諫侍從有武才文官十分擇差使任責望之重答曰李璣金義卿罷職事如啓文官差遣事議于該曹處之

該曹亦以為然故上從之

已卯傳于政院曰近來各道或有風水災江原道似甚恤典舉行事言于戶曹

丙辰侍講院

師領議政尚書傳左議政李浚變貳師左贊成李贊

啓曰自初七日開書筵

事傳教而考前例則遷

禧陵時自山陵始役後亦停書筵今

方山陵有事何以為之敢稟答曰遷

禧陵時停書筵則仁

廟為母后自當如是而予意以為與其時事有小間故言之而

大事不遠今亦停之○日暈



丁巳日暈

戊午傳曰近年以來人心暴惡毀亂綱常極為寒心內侍府

金自榮其養父朴世蒸生時稱為侍養女至給田民之人潛隱

作妻初為甥妹終作夫妻有關風俗至為不義本府請罪黜退

矣而淫蒸養母之言宣播於本府大關綱常用心兇惡有同禽

獸極為駭愕窮推得情以正風俗事下義禁府自榮同官美彥

言才內侍府官驚聞啓達故有是教○以李重慶為司憲府大司憲特旨權信為司

憲府執義姜克誠為司諫院司諫趙德源為世子侍講院輔德

李光軫洪仁憲為司憲府掌令朴謹元為弘文館副應教朴素

立李仲虎為司憲府持平金慶元為司諫院獻納鄭沓安社為

正言李榮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郭屹武人曾為全羅右道

院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申時太白見於未地水使善於撫御軍卒

已未以李澤為黃海道觀察使高孟英為弘文館副提學時李

金百鈞高孟英皆附李探而百鈞孟英為婚如家論事右甚百

鈞百鈞高孟英皆附李探而百鈞孟英為婚如家論事右甚百

鈞百鈞高孟英皆附李探而百鈞孟英為婚如家論事右甚百

鈞百鈞高孟英皆附李探而百鈞孟英為婚如家論事右甚百



黨為長有及孫敗重慶門外趙德源為世子侍講院輔德黃琳

為弘文館校理○日暈夜日暈

庚申傳于政院曰息津縣監李韶門蔭乳具之人故領以年少

人愛民除弊至為可嘉適來時陞職事吏曹傳教清洪監司

扶餘公州等官恩津民連名呈狀云縣監年以職敏性純慈存

省刑簿欵勸農興學善政之條不可歷數民等常自祝天禱地

六期仍任勿適云云縣監李韶以年少人撫恤其民能使愛

悅其情願如是故敢啓韶威里人時到任僅數月雖有善

治何暇及民特交結土豪使劫良民滿呈監司閱其素怯

懦以韶威里遂依狀許以啓故有是命

未幾韶母上言請授京職遂陞五品

史臣曰李韶善政之虛的雖未可知而嘗觀其為人驕縱無

識豈能盡心於愛民者乎况今觀其善政大槩則又皆瑣瑣

之科非可以為善政而其民所訴情願亦恐非所達於天

聰也且近世之弊其守令雖或貪暴病民而締結品官使之  
倡率少民聒陳監司以覬轉達則其小民雖欲與之偕亡而  
不能違也閔箕薄有見識非不知習俗之弊也曾忤李樛為  
其所擠出按本道無乃不堪鬱屈思欲媚于沈門而啓之耶



亦無乃以息民已陳狀而若屏之不啓則或恐見憎而然耶  
不若是何其泐忍泪役之甚哉

辛酉遣同知中樞府事郭舜壽如京師賀冬至

壬戌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承文院著作李忠綽學問該博操行

卓異嘗居憂過哀至於損明忠綽執喪甚哀感其行已踴權知

副正字孫汝誠其父患病嘗糞甘苦沐浴孝行亦頗著聞已有

本道清洪啓本請並特授然上職激厲頽俗答曰啓意至當如

啓○平安道觀察使李潤慶卒為人剛柔兼濟德器夙成且有

清儉之行好善之心與弟浚慶比屋同居克盡友愛乙卯之歲

尹于全州而倭寇靈巖聞變赴敵浚慶時為元帥以節制為難

使之出來答以受國厚恩當以死報竟出奇計斬馘甚多城賴

以完

甲子以朴忠元為漢城府左尹高孟英為刑曹參議尹毅中為

弘文館副提學柳順善為成均館大司成朴栗為兵曹正郎李

訥為弘文館副校理柳永吉為兵曹佐郎李忠綽為刑曹佐郎



孫汝誠為成均館典籍任說為平安道觀察使

乙丑傳曰辛平安道觀察使李潤慶

性寬厚明達早負重名與弟浚慶並教朝著丁未年

閩子中悅待罪而死以此頗繼乙卯倭變適守全州監司倣提督州兵赴變靈岩時寇賊尤并人心業業浚慶亦以巡邊到

州恐不能救遂以書招之潤慶曰賊勢如此豈宜退避我若一搖足城必破矣遂以死自許人皆感奮夜軍中盡驚潤慶獨不動

仍得全城竟推後寇浚慶亦有重名相與交愛甚至其廉介之操既拓之築不相上下人無敢有優劣之者然識者頗以潤慶

為優云未遠逝也喪柩上來時護送事諭于一路

史臣曰潤慶德性純全處事不苟累經世變毅然不動雖兇

刃小人不得以害之世方仰其有為天奪之速不究其用惜哉

○夜月微暈

戊辰雷

己巳雷夜月暈

壬申 上移御養心堂

是日啓舊陵故移御

百官始變服

帶白團領烏帽角

官白團領白布帽熟麻帶○時無或而遷已安之陵臣民罔不痛湯士林作詩曰含哀竟作陵遷哭一著君衣淚再班又曰役

在示忘餘舊澤因山無賴又新阡且靖度雖遷而椿孝兩陵猶在人馬亂踏樹木多斫亦無禁止者如冰棄之地見聞甚慘

又有道流言近畿夜哭聲自遷禧陵至靖陵或氣霧連接於三陵若有往來之狀云○領議政尚震



率百官問安于四殿

甲戌 大興發引向新陵過都城時 上於宮中露處西向俯

伏祇遶在都百官於光化門外西向俯伏祇遶

史臣曰遷陵大事也非有山崩水鬪不得已之事則不可為也  
拘於風水吉凶之說而遷之者亦為不可而况無一事一言

可諉以遷之者而拂羣情拒輿議卒然而遷之乎 中廟之

賓天凡幾年于茲矣 體魄之安於是 魂氣之遊於是

禧陵孝陵之在於是以人情而求諸神道寧有欲遷之理乎

今者遷陵之舉非 上意也國人皆知其出於文定王后嗚呼

古今天下悍婦之妬忌者何限然起猜於幽明已別之後遷

其葬而遠其地者固未聞焉當時大臣默無一言遂使十九

年安靜之 神御一朝遷動而莫之禁 中廟在天之靈不

知其何以為心耶痛哉

○諫院啓曰一國大事莫重於遷陵大興過涉預設舩檣分授

之官所當遑遑奔走之不暇而迫在發引之日專不排設身又



不現略無動念臣子所不忍不可尋常治之監司者亦當常川  
檢舉使無疎虞之患而不能前期糾察所失亦大不可只察而  
治之該曹既掌過涉之任則凡有不及整齊之事所當趁時措置而  
使大事顛倒失職甚矣請水原府使尹敦仁命下義禁府京圻  
監司沈守慶罷職工曹堂上色郎廳察而治之答曰並如啓○夜  
三鼓遷陵都監馳啓曰今日奉安 梓宮于新陵靈幄殿開油范  
結裏再加奉審則下邊兩隅水氣滲漏昨日新加段子小棺衣下  
端及結裏綃索皆通濕以指涑水嗅之甚有異臭上邊兩隅亦  
有水氣滲漏透濕但如下邊之甚臣等所見如是故敢啓傳曰  
速擇吉日時改內梓宮

乙亥傳于政院曰內梓宮似有水氣故今將改之矣但予思之則  
水氣亦自地涌入自 梓宮內滲漏亦或有之輕改梓宮動

搖 玉體極為未安堅塞罅隙勿改以新梓宮何如速議于都  
監禮曹以啓○尚震議 梓宮久在積陰之地其有濕氣無陵

不然今乃改易極為未安尹元衡議與震同李浚慶沈通源洪



暹丁應斗權轍吳謙鄭惟吉慎希復議今奉 上教問諸工匠  
解事之人則以為當剔去舊漆用極細帛濡以好漆用尖子推入  
隙中然後又用細苧條布以漆重塗更以好漆累次厚著則可無  
後患云請用此法為之勿改梓宮勿搖 玉體以安羣情傳曰依  
都監議可也○夜月暈

丙子夜流星出婁屋下入東方雲間狀如鉞尾長二三尺許色  
赤月暈

辛巳日微暈

九月壬午朔

乙酉遷陵都監啓曰今日良時下玄宮卯初行安陵祭矣

史臣曰遷陵重事也若非不得已之故固不可輕舉也昔文  
王之葬王季以水嚙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  
小葬故有闕而遷也今者遷陵之議出於 聖烈大妃之意  
蓋不欲與 章敬王后並塋於一陵也雖託於水破之不吉  
實為身後之計也妖僧魯雨陰贊成之乃用僧人相地者卜



兆於奉恩寺之傍蓋兩住持是刹要固巢穴其事已偵甚矣  
大臣曾不救止如安珰承奉若不及至於供億僧軍極力營辦務  
悅 慈殿恤僧之意人皆醜之

丙戌以吳謙為議政府右叅贊元繼儉為禮曹判書李樛為工  
曹判書李戡為刑曹判書李彥忠為京圻觀察使姜昱為禮曹

叅議姜暹為承政院都承旨洪天民為左承旨宋贊為右承旨

尹鉉為左副承旨朴應男為右副承旨許曄為同副承旨金德

龍為掌隸院判決事朴好元為議政府舍人趙光音為通政大

夫江界府使以應教金澍為同知中樞府事浮蕩不檢

羅監司巡到唐津聞兵使元績敗死遁○侍講院啓曰今者遷

陵事畢世子學問不可以廢請近日復開書筵傳曰來初十日

始開書筵

丁亥傳曰今觀慶尚監司書狀梁山昌原晉州密陽山陰盈德

固城巨濟昆陽慶山清道彥陽慶州蔚山泗川 日然夜飛瓦技樹川溪漲溢室廬漂沒人物多傷百穀沉損望

絕西成而晉州則州內民家盡為沉沒密陽則滄死者極多水



災之酷近古所無云云且曰臣今八月初八日自金海道到安骨浦時風雨大作終夜不止屋瓦皆飛云本道水災

極為慘酷別為救荒事言于戶曹

庚寅傳曰 中宗大王遷陵時代真官廣川君壽麒遷陵山陵

兩都監提調議政府右叅贊吳謙吏曹判書鄭惟吉禮曹叅判

慎希復前提調知中樞府事尹春年春年衡衡靡靡所所不至不至比比因因元元衡衡失失

勢深危坎煉焉自謂解音律能詩文於事雖無不通曉至以三教為一致且曰人豈可不知前身耶蓋以已之前身是僧雪琴

而雪琴前多類此志文書寫官工曹判書李樾都監鄭廳承

文院判校李億祥奉常寺正洪春年內資寺正鄭揚豪慳之子

險狠甲于一時賜加梓官侍衛執事前承政院都承旨刑曹叅

判李戡注書韓孝友承傳色周泰文文繼宗崔漢亨各加一資

辛卯以吳謙為議政府左叅贊蔡世英世英性在已卯三奸賣

節豈不偉歟後來論事金安老要媚李樾作為飛語傾陷為右

叅贊朴謹元為弘文館應教黃瑞為副應教李遠為世子侍講

院司書

癸巳禮曹啟曰 大王大妃祭 先王時祭親祭于大王大妃將時祭



文規式考文獻通攷杜氏通典等書無后妃獨祭之時故其稱考  
妃規式無見錄處考妣字於 大妃親祭祭文用之似不甚穩

當然無可稱之辭書以皇考皇妣恐亦無妨

史臣曰傳有之祭則寡人祭豈后妃之事乎宗伯不識典禮  
廷臣亦無有陳啓者可勝惜哉

○雷電清洪道鎮川平澤雷

甲午傳于政院曰 大妃殿舉動臨時

是日 懿王大妃及 中宮

親祭于 宣靖陵

大雨雷電子心極為未安雨勢如此勢難親行可攝行

代奠與否速議于三公領府事禮曹以啓領議政尚震等議曰今  
日雨勢不止 三殿露處行禮極為未安且有雷電之變不可強

行遣官代奠深合情禮○領議政尚震等以雷變辭職再啓不

許○傳于政院曰今有非時雷變審理冤獄事言于義禁府并

曹且下諭于八道及開城府○傳于政院曰今年因遷陵大事畿甸

受弊而廣州高陽尤甚其蠲田租之半

史臣曰遷陵國之大事也若有可遷之事則與大臣共議于



朝事在不得已則猶可為也今則舊陵別無可遷之事而遷  
陵之教出自內旨不議于朝不謀于衆而以本支之不蕃歸  
咎於舊陵之兆然則徒信其風水虛誕之說而予念其先  
王在天之靈可乎先王王體安厝玄宮已至兆載而無故  
動搖固不可忍為况以此役勞民毒衆怨讟朋興國儲亦竭  
雖減數邑之租以示煦煦之仁亦何補哉

丁酉傳于政院曰前京圻觀察使沈守慶

貞之孫也貞昭害已  
清流得罪於士林

而守慶亦只精緻  
辨給而無識見

前吏曹正郎高景虛

少時從學於花潭徐光  
敬德故稍有名聲出

身之後昧於去  
法行已多誤

前工曹正郎梁應鼎

不能檢束  
非端士矣

前兵曹正郎尹

色為事酒  
豪俠以酒

叙用而高景虛梁應鼎尹澍勿許顯職隨闕補外

且前者被黜門外之人或有關於國家或只涉於一身而不無  
輕重之差今因雷電之變所當疏通前吏曹佐郎金繼輝

博覽強記但  
輕浮無定力

勿為門外黜送

初金汝孚與金弘度有嫌藉際各立  
朋黨互相許傾而汝孚之黨以高梁

尹金四人為締結  
於弘度而并片之

史臣曰四人之罪不過自相傾許而不至於大關國家豈可



以求固而終身乎但復叙見放之議騰於外間而遂有此傳教或疑其有從史周旋者而非止為雷變而殺也

戊戌 上御朝講○日暈夜月暈天中雷微動

庚子 上御朝講○政院以清洪道觀察使李鐸秘密書狀入

啓命招義禁府堂上傳曰觀此書狀事涉亂言李繼賢等拿來

繼賢拿來三省推鞫則所告不實及坐伏誅繼賢溫陽業儒也居喪不謹多行悖

反之事其叔李汧常叱責之遂成積怨至於毆打呈官治罪繼賢受刑一次而見放以此尤懷憾恨會里中人出講信回文回文到於李汧之家汧書於其名下曰猛虎在前必有生事故未參僉位風雲之會也汧不學武人也其意以為猛虎者指繼賢之暴惡也風雲之會者幾里中之人與繼賢會也繼賢見其回文以風雲之會為君臣慶會之事而藏匿不出將有告變之意里中人先發告官本官捉囚報于觀察使觀察使令

辛丑 上御夕講

壬寅 上御朝講掌令李光軫曰頃者 上體未寧國亦多事

遷 靖陵 經筵學問之功恐或有所間斷昔宋臣程頤曰人主一日

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

質而薰陶德性今 殿下居深宮則如對神明如臨深淵御經



三十七  
慈則討論經史樂聞善言然則心志和平查滓消融進德修業  
之方無過於此矣○上御輪對○上御夜對參贊官許曄曰國  
之維持必賴人材而儒道明然後人心正而人材輩出矣臣前  
為大司成時欲教儒生以中庸大學之書則儒生專不肯受學  
問之道廢已久矣致此之由有自來矣 中宗朝趙光祖特見  
恩寵上以古道勸於君下以規矩教其民未幾讒間隨之被罪  
而死臣意以為光祖身逢好古之君欲回淳古之治奮不顧身  
而為之豈有他哉至今國人皆惜其死自此以後人心解弛父  
不能教其子尊不能令其卑人心日以頹靡無復望其振作矣  
臣願自 上伸雪光祖曖昧之事則風采立變人心可回矣檢  
討官尹根壽曰自光祖被罪之後士林以學問為何事若論學  
問則非徒譏笑又以取禍為戒故館學之中浮談而已不講義理  
故心術已壞於未仕之前氣節可想於已仕之後矣昔我 世宗  
崇儒興學故節義之士多出於朝然學問之正禮法之明始見  
於光祖之時人皆拭目望其至治而不幸被禍齋志而收公論又



而不泯執不知其寃哉許曄曰先祖為大司憲而過市市人皆  
伏地讒間者以為將有異志收合人心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大抵人有賢德則民  
自欽仰昔司馬光之入來也所在數千人爭先聚觀真德秀之入  
朝也罄可出見曰真學士來也是皆賢德素著民自敬仰也豈  
有私心而為之哉光祖之被罪國人皆知其曖昧而自 上無伸

雪之事雖或有修行之士而恐其陷於覆轍不過為獨善之計臣  
願務正人心使儒者之道復明於世則天變不足弭而民怨自  
爾絕亂言指近日溫陽李不能作而國家自爾安矣 上曰世

降俗末人心不正所啓之意必熟思而言之矣 先王朝明察  
是非已定其罪後世不可輕論當今自上不敏故風俗教化至  
於如此常自責而已根壽曰風俗美惡國家治亂皆有機關係  
於人心之消薄蓋由於已卯之人受禍而莫之伸雪故人心解  
弛教化不行今若伸雪其寃則人皆鼓動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矣許曄曰雖 先王已為之事後王亦有改之者不可諉以



先王所定之事而不伸其冤枉也臣願自 上深恩而解之今

日之機關也根壽曰堯不去四凶而舜乃去之宋寧宗時以朱

熹為偽學而禁之理宗即位乃除其禁神宗時王安石之法司

馬光入相盡改之古且如此今豈不可改乎許曄又曰孟子曰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

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然後殺

之其慎於天命天討至矣前日許磁性稟狡黠耽於酒色居卯

行可知矣見忌於李無疆而為其所陷被謫而死為吏曹判書

時臣為佐郎適其時有教傳曰為守令而不暴民者舉用之於

是許磁不聽私請專以公薦以此積謗具壽聃早有操行粗得

之時自 上亦曰經筵之上累叢讜言凡陷於極刑之人雖下

民皆令三覆而至於宰相則不然具壽聃之死至今人或以為

變昧矣

史臣曰二人當言路杜塞之際學問廢絕之時而能以學問啟

締結陳復昌互為腹心名節墮地亦為國不顧身之人也賜死

人皆鄙之又見忤於李芑故被罪

年

名望及其晚年

性稟狡黠耽於酒色居卯

行可知矣見忌於李無疆而為其所陷被謫而死



導又能盡言可謂有愛君之誠矣然以堯光祖之被罪為曖昧  
而欲雪其冤使其道復明於今日當終始一辭及復懇惻期於  
感動 上意可也乃以許具之得罪並舉則失輕重之序矣終  
未回天邈然不應可勝嘆哉

史臣曰壽聃誠無罪然多有論訛之狀終以媒禍何足取乎當  
是之時以正而死者非止一二而聃惟是之冤又以許磁為善  
人云磁之姦慝構禍士林無所不至而聃如是論之其愚甚矣

甲戌諫院

大司諫金百鈞司諫姜克誠  
獻納金慶元正言鄭海安社

啓曰具壽聃之罪當初

朝廷十分議定今不可以一人私意追有是非於其間而同副  
承旨許暉頃於夜對入侍經幄獨舉已罪之人妄生伸救之論  
物情極為駭愕請罷答曰如啓○傳曰果川近來疲弊所當擇  
遣侍從之人使之蘇復也副修撰尹根壽已經連川必知民事  
其差遣

史臣曰根壽頃於經筵薄有所陳而 上遽生厭意乃託於  
蘇復而逐之其於從諫之道為如何哉



○李文馨

文馨初附沈通源與李探不數年起至亞卿金弘胤以言事羅通源等薦附已者以文馨代之馨也巧黠

善識時勢而遊之其黨恨之出為是職為全羅道觀察使鄭惕為承政院同副承

旨尹根壽為果川縣監○雷日微暈兩珥京畿揚州有女一人並

其子女二人雷震死抱川麻田積城雷雨雹黃海道安岳鳳山文

化平山信川江陰雷載寧雷虹見江原道春川雷動雨雹洪川雷

丁未以柳永吉為弘文館副修撰

庚戌命適禪宗判事普雨

移痕適之

史臣曰普雨一妖僧耳蠱君之心蠹國之財為日已久波漫

火熾不可紀極交通婦寺書問不絕息賚稠疊車馬聯絡罪

盈惡極自知其無所容又潛入都下宣淫於人家喧語騰播

以此尤不自安其托病移報有由然矣而引以自高益為深

根固蒂之計原其本心雖誅磔于市亦未為快而拜之適之

有如簪紳之列者何哉

○全羅道益山人家桃花爛熳

○十月壬子朔大雷電以雨京畿抱川雷電兩雹全羅道礪山



古阜臨陂龍潭長城井邑高山茂長咸悅雷電平安道義州定  
州三和雷電兩雹京畿積城女一人雷震死

史臣曰冬雷之發已為非常之變而又至於震人其為變極矣君  
弱臣強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象已著可不懼  
哉

甲寅領議政尚震等以雷變請免不從○以李戡為兵曹參判  
柳潛為刑曹參判高孟英為兵曹參議

乙卯 上御夕講

丙辰 上御朝講○夜流星出北落師門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拳  
長一二尺許色赤

丁巳 上御夕講

戊午申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申 上御朝啓

辛酉日微暈夜流星出危星下入西方雲中狀如鉞尾長四五尺  
許色赤月微暈



壬戌全羅道興德長城高敞潭陽茂長務安光州綾城雷

癸亥憲府啓曰刑曹參議元虎變前以麤厲險詖重被彈駁不

容於士類久矣今授本職物論駭怪請命適差答曰如啓

乙丑平安道義州雷電雪霽交下

丙寅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戊辰 上御朝啓○全羅道興德長城高敞潭陽茂長務安光

州綾城雷清洪道泰安鴻山結城海義保寧藍浦雷雨雹

己巳上 御朝啓

庚午 上御書講○賜領議政尚震几杖仍賜酒樂震無剛方正直之節

好隨浴低昂識者短之尹元若求婚需於州懸震為平安監司

多與細帛至滿二獸遂不容清議其禽相也又與沈通源為婚

家與威里相締震年近六十七八謂人曰吾數年後必有几杖

之場事當預備須送某物云云又托通事賢絲錦于燕京牆外

有一點邸基要入已擬為供張之地牛隻器血財穀雜物賂遺之

數不可勝記及是大設供具其盤排之豐前所未有累日乃罷

奉常正任呂守薦所待教成壽益手握水青木把門吏

胥相謂曰判事司傳翰林守門領相之宴可謂盛矣傳于政院曰  
冬節漸深自明日停書筵擇溫和之日不時接待事言于侍講院



史臣曰若生子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人之為善為惡皆由於  
所習之始則其在今日東宮輔導之責寧可緩乎當冬月書  
巡之停雖出於保護 聖嗣之意其於庄直勸勵之道何也  
若得君子之人處賓師之位使之與居薰陶德性涵養氣質  
則優游漸漬之功不既多乎不此之圖而並與其循例之事  
而停之只以老猾之宦與之遊息習不以正可嘆也哉

○果川縣監尹根壽拜辭 上命賜酒

史臣曰根壽之出為縣監以夜對謹言之罪不惟不採其言  
又擯之不使容於朝 上之所以待之者薄矣雖賜酒溫諭  
其可信乎

辛未傳于政院曰冬夏停視事當觀日氣而進退之今年早寒  
觸冷視事不合弱質當於溫室間為台對自明日停經巡啓覆  
則雖日寒擇空日取稟○以金澍為漢城府左尹朴忠元為右  
尹李英賢為清洪道觀察使姜暹為會寧府使上命以暹為洪  
天民為承政院都承旨宋贊為左承旨尹鉉為右承旨朴啟賢



為左副承旨權信

論附李齊傾側便便如危如蟻昏夜乞哀白

於李探幾乎失意今復和鮮波有是持旨也

為刑曹參議趙德源

諛善中其意故屢

也

為司憲府執義宋賀

為世子侍講院輔德權純權信也

之故因附李有汲引之力久在下僚一朝登顯

為弼善李蘧朴希立為文學尹斗壽

為吏曹佐郎○諫院啓曰早御視事自有畧刻此皆人主動政

無怠之羨意頃緣自

上有感冒之氣猶念啓覆事緩逐日視

事而以日候之寒命定已初亦似為晚去十八日啓覆時政院

擅啓退刻倘非

上命勿退則將至日午其流之弊將啓人君

自逸之漸所失非輕色承旨請適都承旨居一院之長不能詳

察亦為非矣請推考答曰色承旨都承旨並推考

甲戌 上召對御夜對

乙亥領議政尚震上箋謝賜几杖答曰觀卿箋辭予嘉卿意人

生七十古來稀居相位一紀世未多得豈可輕退老成乎几杖

之賜在所當為勿謝

史臣曰稀年告退得人臣知足之意無遺壽者有人主優老



之禮可謂善矣然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能成格天之業也震之為相一紀黃閣所立者何事耶 上遇災而有責已之辭則不能匡救而諛順有事而收大臣之議則必執兩端而模糊浮沉尸祿久居巖廊論道之責蔑蔑無聞則將焉用彼相哉 上猶以為難得而既眷遇之又寵錫之用舍如此治道可知 矣

丙戌 上御朝啓○傳于政院曰前靈川尉申穰本以妄悖之人前者累被竄外而尚不懲艾終行無忌頃因臺諫之啓黜送門外近者潛遂入京強奪他人之婢隱置於家內昏夜橫行閭閻掠奪財物無所不至其兇惡悖戾之狀難盡枚舉必將有害於公主誠非細慮其令義禁府拿還配所以徵兇惡之人

丁丑賜光平君金明胤几杖仍賜酒樂

史臣曰明胤年則多矣德何有焉使優老褒德之典謬及於真頑無類之人其可乎明胤少歲則偽飾言語圖薦於貧良之科中年則累變蹤跡隴斷於名利之場晚節則托身權奸及覆於尹元衡李樑之門而其在乙巳謀盜勳籍誣告鳳城



君使不得其死者實迺通天之惡也嗚呼負罪如此而年踰七十至蒙几杖之賜禍淫之理安在誅惡之典何施

史臣曰明胤為人變幻不測乘時附勢猶恐不及貪功樂禍無所不至老而不死是謂賊而反受賜杖之禮可勝惜哉

○傳于政院曰今日天寒甚嚴政院玉堂欲別賜酒於內庭弘文

館提學李藝文館提學吳並招可也乃賜酒於玉顯閣前庭飲訖

各賜蠟燭一枚

已卯 上御朝啓

庚辰 上召對

十一月辛巳朔 上御夜對

壬午巽方坤方有濁氣○慶尚道居昌草溪陝川高靈地震

甲申 傳于政院曰今見成鏡監司書狀端川郡人等狀訴

流死者居半遺存人民無田無宅其妻孥盡流散之際郡

守政簡刑清無一毫失信於民民亦戴之如父母頃者移任昌

城府使窮巷之民如失父母再再陳訴右郡今年失農迎新送

借弊亦不贊郡守李彥臣治民之狀果有可錄因民情狀姑施

他賞仍昌城府使李彥臣為端川郡守政簡刑清撫恤民生



頗有善治至為可嘉特加一資仍任時李樞專恣以貨賂爵人

伯俞絳撫郡民之譽而奏之時議以為內外相應也

乙酉禮曹啓曰昨日客人饋餉時源家德將疏黃島太守

則忠之意告之曰去丙辰年來設貴國兵器其功既大而

不受賞物而去今者又得兵書來獻再有功勞不可不

論賞請受圖書又云賊倭等見大明東海上國倭人臣

上國稱南海有島即耽羅也將欲伐取居之其事具錄於書契臨時

則更欲通諭自當見其驗矣今若不論賞則何必為貴國盡心

告變乎則忠時未受職圖書之請豈不尤切乎其為言辭多有

恐動脅持之意狡詐之言不可盡信而况乙卯之變偷去之物

固非一二因其來獻輒施賞典固非可繼之道姑為婉順之辭

使不至於缺望似當然其情辭懇悃殊非泛然之比論賞當否

自曹擅議為難請與大臣同議俾無他日之悔傳曰其議于大

臣領府事以啓浚慶通源議狡詐之言不可盡信圖書之請不

可遽從尚震元衡議不可逆詐拒來以致缺望 祖宗朝給圖



書者俱載謄錄令該曹參考舊例商確施行 上從浚慶通源議  
丙戌禮曹啓曰今聞日本國王使臣歸文者出來宣慰使李翎  
入器才調未必不優於應接然客使若喜唱酬述作過多則恐  
有窘急之弊前漢吏學官權應仁善為詞章罕有其儷今在本  
道請移文觀察使使之乘駟馳赴宣慰使之行給事左右以為  
救急之資傳曰如啓

戊子以李選為司諫院獻納金慶元為弘文館校理金命元為  
為著作

庚寅金澍朴忠元吳祥沈守慶進所製成川安邊義州圖記及  
長篇傳曰以此製各書于圖上而入○四方沈霽○全羅道臨陔

典德雷

辛卯政院以備邊司秘密封八啓傳曰此封書中事謄寫密諭

于八道監司及兵水使其書曰三公領府事備邊司同議以啓

諸島窺覘虛實至於搶擄人民其將大舉入寇退其兇毒之計  
有不可測且靛源家德將則忠之意告禮曹之辭其曰賊倭等  
見大明東海上國南海有島欲伐取居之云且曰臨時則更  
欲通諭自當見其驗性在乙卯戊午兩年間宗盛長源或滿之



言曾亦有驗不可謂詐護難信也忽之也近年以來邊將等情慢成習非徒防備日漸解弛賊船來往若不聞知極為寒心不可不另加措置戰船器械城池脩築九千院備諸事未二月內一皆整備以待賊變事請密諭于各道監司兵水使處何如論方容使上未若為公事啓下移文則恐或事機漏洩故以密論承啓且防備措置之中陳兵訓卒最為關重制兵禦敵專員兵使監司既無兵水使之職練兵訓卒不可視同餘事請於巡行時點考兵器農隙則試射軍卒而關防軍人亦嚴督提送事並諭于監司何如濟州若被大賊難保其必守年例接兵請令別擇能射人預先整頓三月望前入送

壬辰夜流星出墳墓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一二尺許色白

○癸巳傳于政院曰近有所為之事利川府使鄭碩來京家待

命事下諭于京畿監司發順朋之子也順朋乘乙巳昏亂之時

加以驕恣以父之故名參勳籍朝廷之事弄之如嬰兒遇事輒

疏必白先臣順朋所欲施而未及者順朋之所為人所不欲聞而

每舉其父之名彰其父之惡 ○日暈

甲午平安道義州雷電下雪雨雹

戊戌賜功臣宴于思政殿庭親功臣鈔平府院君尹潏瑞原府院君尹元

傳曰為國除奸臣子之義酬功報勞帝王之政也卿等曩在乙



已當國家艱危之時剪除凶逆再安 宗社山河帶礪圖畫凌

烟予嘉忠誠不忘于懷而近來久廢賜宴故特設內庭之會並

與嫡長入參仍賜薄豹皮褥大鹿有差以示優待之意宜勿

謝從容飲昨日暮乃罷

庚子以柳昌門為兵曹參議高孟英為參知李楫李楫之兄也

非公選而取為掌隸院判決事李陽元為議政府檢詳李後白

為世子侍講院司書

壬寅沈霧四塞

甲辰戶曹判書安瑋以病辭職傳曰度支之任所當擇慎而卿

能察本職不可輕違瑋在戶部多立新條件大要在損下○以全

德龍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李訥為司憲府掌令朴仁元為世子

侍講院弼善權純為司憲府持平李仲虎為兵曹正郎黃三省

為弘文館修撰李欽禮為全羅道水使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丙午禮曹啓曰當初 聖節使書契內中朝永樂大典今方設

局纂修 宗系之事慮或在於其中故因大臣之意稟遣奏請



使矣及今考見。皇明通記則永樂大典之纂修只載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等言隨韻記事以倣廣韻之書而已以此觀之則宗系之事似不干於其間明年聖節之行詳悉聞見出來後奏請當否更議定奪為當請廣收廷議傳曰如啓○夜四方沉霧全羅道珍島海南康津雷

戊申傳于政院曰宗系奏請當否會議事已言之矣予深思之永樂大典則果似不干不須舉論而皇極殿今已重新進賀之禮所不得已也若遣進賀使則兼行奏請亦所當為也大抵我國之事無如宗系改正故中廟留念罔極累次奏請逮于寡躬前或奏請而近年以來付之於無可奈何只依例訪問而已是豈合於祖宗期得伸理之意乎進賀兼奏請決不可已不須煩議以此意速諭于三公領府事禮曹承文院以啓○尹元衡李浚慶沈通源李營丁應斗鄭惟吉議宗系奏請之事在中廟朝留念之誠果為罔極至于當代亦累度奏請下于禮部方待



其頒降之日實非付之於無可奈何而不為續遣奏請之使也然  
時無皂白頒布無期別遣進賀使兼行奏請為當但我國及中  
原一路困弊未有甚於今時別遣使臣其間弊端不可勝言奏  
請進賀兼於明年 聖節使之行則日期雖似稍緩事甚便當  
且前日 九廟失火時既已陳慰而終無進賀之禮今者皇極殿  
重新與 九廟改成為有間而內服陳賀與否亦未的知今次遼東  
押解官詳悉聞見回來後進賀當否更議定奪恐亦無妨傳曰依  
議為之

庚戌前左贊成蘇世讓卒有高才工書能詩文嘗為大提學但心  
術不正為公論所斥退居益山幾二十餘年而卒

十二月辛亥朔以閔箕為成均館大司成安自裕為司憲府持平  
朴素立為弘文館副校理具思孟為副修撰

丙辰未時太白見於午地

李潔權勢日隆自上眷注有加於元衡一  
時將相待從訪出其門俊吾之象著矣陽微

之蓋見矣天之  
示人其可誣哉

丁巳 上召對○傳于政院曰內農作以中例為之可也政院



啓曰內農作中例考之前事則弊甚不貲今年畿甸凶荒纒經  
山陵大役民力極困農作之設恐非其時傳曰此乃十九年來久  
廢之事故欲為 慈殿一設而以中例定之若曰有弊則不必強舉  
停之可也近來國綱板蕩命令不行萬事解弛各司憚於國事  
懶慢成習今之大患也農作雖或有小弊此非戲事也予以不敏  
暗於事理只謂各司隨宜措置而弊及於畿甸則料度之所未  
及也該曹自當稟除可減之事政院不須煩稟也○未時太白見  
於午地

己未以黃三省為兵曹正郎金宇弘為兵曹佐郎

壬戌 上御夜對

癸亥夜月暈

甲子日暈

乙丑傳于政院曰今年失稔京畿江原黃海道尤甚來癸亥年  
大殿中宮誕日及王世子生辰物膳並勿封進○夜月有食之  
既



丙寅政院以告變封書

司譯虎前街喪人金石連上跡大槩濟州定配女人玉福指慈幾多發不道

之言又禮曹書吏申守真等

入啓傳曰禁府堂上即命召○傳于

禁府堂上曰觀此疏不勝駭愕疏中名付之人在外方則速遣郎

廳拿來在京者速拿囚元告及各人等今日內推鞠

戊辰夜月暈

已巳傳于吏曹曰禪宗判事普雨還給職牒

普雨是橫日甚兩宮寵遇益隆領相尹

元衡亦傾心事之凡居處服飾僧擬王公凡有所欲為輒密封以聞言無不從勢屈薰灼當世無比

以具鳳駱為

弘文館正字

明宗大王實錄卷第二十八



(B)  
732.55  
4724  
[v.13]  
no.17  
0194272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7